

蛾術編七

說字六至廿二

說地一

15  
500  
7



所藏文  
有特評

東方藥  
學樓圖書

15  
500  
7  
波  
49  
7

蛾術編卷三十二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懋德校刊

說字十八

卷十四上攷證

金字部首注五色金也黃為之長居音切銀字注白金也鉛字注青金也銅字注赤金也鐵字注黑金也周禮職金疏古言金有兩義對言金銀銅鐵為異散言總謂之金尚書禹貢揚州貢金三品鄭注以為銅三色銅之為用廣故鄭指銅言銅有赤白黃三色說文專以銅為

赤金漢食貨志云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赤金丹陽銅也

鉛字注銅屑讀若浴漢食貨志姦或盜摩錢質以取鉛鶴壽案摩錢當是以刀剉

臣瓚注引說文及西京黃圖敘摩錢取屑之而取其屑若今翦邊錢也故南宋孔觀鑄錢議曰五

銖錢周郭其上下令不可磨取鉛蓋邊厚則不能翦矣

鈐字注鈐鑄大犁也爾雅敘疏引說文云鈐鑠也與此

大異說文無鑠字鶴壽案爾雅敘云六莢之鈐鍵說文舉之故謂之關鍵引申之為門戶之鍵閉所謂門關也

關下之牡謂之關金騰云啓籥是也古無鑠鑰字蓋以門關為鑠以關之牡為鑰至方言乃云戶鑰自關而東陳楚之閒謂之鍵則移門關之名于關下之牡矣陸德明既引方言之鑰以釋爾雅敘文之鍵有鑰必有鑠故邢昺遂云鈐鑠也但訓鈐為鑠說文竝無此語說文

以鈐為鈐鑠方言以鈐為矛柄玉篇以鈐為車轄從無以鈐為鑠者邢氏不知何所據而云然

錡字注十銖二十五分之十三也从金孚聲周禮曰重

三錡北方以二十兩為錡力輟切緩字注錡也从金爰

聲虞書曰罰百鍰戶關切案十銖十下脫一字二十五

分分下脫銖字二十兩為錡為下脫三字周書譌作虞

書知有譌脫者釋文引說文本作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戴侗六書故引蜀本說文十下亦有一字冶氏

注引說文以證錡重六兩大半兩三錡為一斤四兩則

知說文編字以類相從錡與緩文雖異而義則同故連

比編于一處錡見周禮引周禮為證緩見周書引呂刑

為證雖分引兩經其義是一故云鍤錡也

其鶴壽案呂刑

條既見乎此又見第六十一卷內今削此而存彼至許

氏謂鍤重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則百鍤重三斤

夏侯歐陽謂鍤重六兩則百鍤重四十一斤十兩大半

成謂鍤重六兩大半兩則百鍤重四十一斤十兩大半

兩其數縣銖然此卷既說許書則且就許書言之許曰

銖十一銖作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段茂堂釋之曰各本

蕭望之傳注廣韻十七薛正十一銖計黍千一百云二

十五分銖之十三者此用命分之法百黍以四除之凡

十二黍命為二十五分銖之十三合十一銖共為黍千

一百五十二許引周禮曰重三銖北方以二十兩為三

及馬融王肅皆云鍤重六兩鄭康成云鍤重六兩大半

兩銖即鍤賈逵云俗儒以銖重六兩此相傳譌失不能

覈實脫去大半兩言之說文多宗賈侍中故云北方以

二十兩為三銖正謂六兩大半兩為一銖也三銖為黍

四萬八千許曰鍤錡也段曰鄭注攷工記引說文云錡

鍤也今東萊謂大半兩為鈞十鈞為環環重六兩大半

兩鍤錡似同矣周禮職金正義云夏侯歐陽說墨罰疑

赦其罰百銖古以六兩為率古尚書說百鍤為三斤鄭元

一率十一銖二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也百鍤為三斤鄭元

以為古之率多作鍤案古文尚書呂刑作鍤今文尚書

作率亦作選或作饌史記周本紀作率尚書大傳一饌

六兩作饌漢蕭望之傳金選之法作選皆今文尚書也

今文謂率六兩說古文者謂鍤六兩大半兩許用古文

說也百銖為三斤正與十一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數

相合許引書曰罰百鍤段曰東原師云鍤錡篆體易謫

說者合而為一恐未然也鍤當為十一銖二十五分銖

之十三攷工記作垸其假借字錡當為六兩大半兩史

記作率尚書大傳作饌漢書作選其假借字二十五分銖

文行

卷三十一

三

世楷堂

為三鈔此別義也若以二十兩為三鈔則一鈔重六兩  
 大半兩一弓之膠必無用二十兩之理則知一鈔之重  
 斷為十一鈔二十五分鈔之十三而非六兩大半兩明  
 矣呂刑曰大辟疑赦其罰千鍰若以十一鈔二十五分  
 鈔之十三為一鍰則百鍰之重不過三斤千鍰不過三  
 十斤安有三十斤之銅而遂可以贖死罪者乎則知一  
 鍰之重斷為六兩大半兩而非十一鈔二十五分鈔之  
 十三積而至千千鍰為四百十六斤十兩大半兩又明  
 矣然則說文所存二義前一條為鈔字正義後一條為  
 鈔字別義而實為鍰字正義故即繼之曰鍰鈔也蓋指  
 二十兩為三鈔之鈔也由此言之  
 則不必改經字而其解自判然矣

錚字注金聲也从金爭聲後漢劉盆子傳鐵中錚錚李  
 賢注引說文錚錚金也此注誤落一錚字小字宜連大  
 字讀彼誤落一聲字

銳字注侍臣所執兵也从金允聲周書一人冕執銳讀

若允案今尚書作執銳上文銳字注但云芒也無兵器  
 解左傳成二年銳司徒免乎杜注銳司徒主銳兵者漢  
 高帝紀朕親被堅執銳顏注銳謂利兵蓋皆作虛字無  
 兵器解也說文所引係真古文鄭必與之同偽孔妄改  
 為銳唐人不識字并所引鄭注亦作銳非也揚雄傳長  
 楊賦云充鋌癡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臣佖案字書  
 無充字今俗以為充州字兖州本作沈此充鋌合作銳  
 鋌漢書相承誤為充字如淳乃云充括也師古依孟康  
 為箭括愈無所據攷宋本漢書附此段于雄傳之末所  
 謂臣佖者宋祁謂是張佖江南人歸宋者說文銳字與

鋌字相次則臣必說是也

鶴壽案臣必曰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

書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鋌字相次今文尚書一入冕

執銳孔傳云銳予屬疑安國時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

說文銳芒也亦與予不類段茂堂曰治尚書者皆謂銳

字當依說文作銳以余攷之玉篇無銳字是野王所據尚

鋌本銳鑽也廣韻相從注云徒會切牙也泰銳杜外切牙

也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牙屬禮部韻略韻會九泰銳

徒外切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

野王法言皆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知也

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自張必校漢書

始引說文銳字注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于鋌小

此字比傅鄭孔牙屬之訓列諸牙開侍臣所執文並無此

糊塗廣雅稱牙有銚銚而無銚則魏時說文並無此

字矣集韻十三祭銚銚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鏹十四

太徒外切牙屬此合銚銚二字為一不免牽合陸德明

時尚書本作銳非改銳為銳也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

部自鏡銘以至鐔鑽鑿若千字皆器名列字自有次第金

純鈔字為伍不當橫梗于中使鐔鑽鑿等字不貫毛居

正六經正誤曰銳牙屬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

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

善本作銳讀若兇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亦云說

文以銳為兵器然則前銳字宜刪此銳字本是銳字讀

若允本作讀若兇其下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

蛾術編

卷三十二

四

藏板

鋌字相次則臣必說是也

鶴壽案臣必曰說文銳字注云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

書一人冕執銳讀若允與鋌字相次今文尚書一入冕

執銳孔傳云銳予屬疑安國時是銳字後傳寫作銳耳

說文銳芒也亦與予不類段茂堂曰治尚書者皆謂銳

字當依說文作銳以余攷之玉篇無銳字是野王所據尚

鋌本銳鑽也廣韻相從注云徒會切牙也泰銳杜外切牙

也集韻十四太銳徒外切牙屬禮部韻略韻會九泰銳

徒外切皆與玉篇合然則作銳而讀如兌自六朝已然

野王法言皆無銳字則說文古本銳字有無未可知也

釋文銳以稅反不言說文作銳讀若允自張必校漢書

始引說文銳字注云同徐楚金本而其字廁于鋌小

此字比傅鄭孔牙屬之訓列諸牙開侍臣所執文並無此

糊塗廣雅稱牙有銚銚而無銚則魏時說文並無此

字矣集韻十三祭銚銚切侍臣所執兵或作鏹十四

太徒外切牙屬此合銚銚二字為一不免牽合陸德明

時尚書本作銳非改銳為銳也說文列字自有次第金

部自鏡銘以至鐔鑽鑿若千字皆器名列字自有次第金

純鈔字為伍不當橫梗于中使鐔鑽鑿等字不貫毛居

正六經正誤曰銳牙屬說文音兌廣韻徒外切今音以

稅反是銳利之銳非兵器也毛氏語甚分明必見說文

善本作銳讀若兇岳珂刊正九經三傳沿革例亦云說

文以銳為兵器然則前銳字宜刪此銳字本是銳字讀

若允本作讀若兇其下當有一曰芒也四字後人以徒

差

東方朔傳變詐鋒出是也若梅福傳莫敢觸其鋒則參

鋒字注兵端也从金逢聲敷容切案俗作鋒漢書作鋒

牙戟撞聲音楚江反

方言戟謂之縱蘇林曰縱音從容之從師古曰縱謂以

縱字注牙也漢吳王濞傳東越使人縱殺吳王孟康曰

銳為銳二切分別其音又

會以稅二切分別其音又

銳為銳二切分別其音又

銳為銳二切分別其音又

鑷字注引春秋傳諸侯敵王所鑷石經作愾

鑷字注殺也徐鍇曰說文無劉字偏旁有之此字史傳

所不見疑卽劉字也从金从卯刀字曲屈傳寫誤作田

爾力求切案玉篇以鑷爲古劉字故徐氏依以爲說漢

食貨志王莽居攝造契刀錯刀如大錢莽卽真以爲書

劉字有金刀迺罷契刀錯刀後漢郅惲傳注演孔圖曰

卯金刀名爲劉魏志王粲等傳注路粹誣奏孔融言有

天下者何卯金刀此說傳記所載甚多周以火德王火

生土秦爲土德土生金漢爲金德則此說似出讖緯但

古劉字若作鑷本有卯金何必改爲劉徐鍇傳寫誤田

之說非是蓋古本作劉以漢天子之姓而訓爲殺許氏

避嫌故改爲鑷鶴壽案此條于刀部已經說過劉字非

所造而先生亦云鑷字本有卯金何也

金部新附鑷字此卽顧命瞿字

金部無鏗字樂記曰鐘聲鏗手部揜字注讀若鏗爾舍

琴而作車部輶字注讀若論語此條亦作鏗說文引經

傳字與今本異者甚多皆當以說文爲正至揜字一條

引論語乃用鏗之音以讀揜故言讀若非謂論語當作

揜也然則金部不收鏗字或傳寫者脫落乎

漢霍去病傳轉戰六日合短兵鏖皋蘭下晉灼曰世俗

謂盡死殺人為鏖糟文穎曰鏖音意曹反師古曰鏖字本從金鹿聲傳寫訛耳鏖謂苦擊而多殺也說文無鏖字有鏗字師古以為鏖即鏗之訛攷鏗字注温器也一日金器从金鹿聲於刀切然則非訛也鹿省聲耳說文義多不備此字既訓金器可作苦擊解於刀切與意曹反亦同也

几部凭字注依几也从几从任周書曰凭玉几讀若馮皮冰切石經作憑後人所改馮古讀皮冰切後音變收入平聲一東鶴壽案凭正字憑俗字周禮司几筵注鄭司農引顧命作馮此亦假借字錢竹汀曰古讀馮為憑本从冰得聲易用馮河詩不敢馮河論語暴虎馮河春秋宋公馮皆皮冰反吾衍謂孟子諸馮馮

婦之馮亦皮冰反水經注皇舅寺是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攷魏書馮熙字晉國封昌黎王蓋魏時讀馮姓為皮冰反故或作憑也

尻字注處也从尸几尸得几而止孝經曰仲尼尻尻謂閒尻如此九魚切案今人以尸部居字代尻字不知居乃蹲踞也

且字部首注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案曾子曰祖者且也且即古俎字故訓薦說見尚書後案堯典

黎民阻飢鶴壽案段注且字義極詳備而阮氏學經室文集釋且篇引證尤多今舉其略于左曰說文訓且為薦字屬象形元案諸古誼且古祖字也古文祖皆且字商文戊祖丁尊作白祖戊尊作白孟祖辛彝作且周齊侯鐘作鼻作師皆祖之古文小篆始左亦作



祖故說文亦部祖始廟也今音祖則古切且千也切不  
知古音古義正相祖也禮記檀弓曾子曰夫祖者且也  
與祖同字同音則其說亦同余足釋詁祖始也凡言祖  
皆終始如始言且亦即有始也經傳中言終風且暴且  
言終如始言且亦即有始也經傳中言終風且暴且  
平終溫且惠終皆當訓既言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既且即終始也詩秦洵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乎且即終始也詩秦洵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既且即終始也詩秦洵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  
始始有州初之說即為粗略之說且粗也姑也且訓為  
靡聲得諡且又與監通借皆不攻綴之說詩鵠羽王事  
監不堅牢也呂覽誣徒篇從師苦高誘注若讀如監會  
之監苦不精致也方言曰監且也郭璞未詳合經史子  
數諡方言之訓可識矣又沽音同監儀禮喪服傳冠者  
沽功也鄭注沽猶也既夕禮注沽今文作古周禮司  
兵注即為聊且之說故且為姑且之且其實姑即恒語  
廳略即為聊且之說故且為姑且之且其實姑即恒語

音假借字詩卷耳我姑酌彼金壘毛傳姑且也此亦且  
之假借字禮記檀弓杜橋之母之喪宮中無相以為沽  
也鄭注沽猶也也是沽即廳略與監姑同諡皆且之假  
借也廣疋聊苟且也亦其說也又案且字加口為咀春  
秋僖二十八年傳晉侯寤楚子伏已而監其嚙監與咀  
同謂咀噉其嚙故方言曰監且也且與姑同音故姑亦  
有咀諡孟子蠅蝻姑噉之姑與方言監同音即咀也又案  
且有包含大多之意故說文咀訓為含味苴蔴子包多  
子者禮記苞苴此諡亦近也物粗惡未有味苴蔴子包多  
記注監為大監說文訓駟為壯馬又案庭燎夜如何其  
夜未央毛傳央且也釋文七也反由且諡推之雞鳴將翱  
諡有可識矣又案且為發聲與將同詩女曰雞鳴將翱  
將翔是也谷風將恐將懼鄭箋將且也且之類同此且  
山有扶蘇乃見狂且毛傳且辭也椒聊且之類同此且  
聲又轉為此詩載芟匪且有且毛傳且此也引文戊祖  
芸臺先生精于金石文字此所引文戊祖辛彝迹小異猶  
余以薛尚功鐘鼎款識校之其閒筆迹小異猶可引作  
乃祖戊尊作△而此引作△孟祖辛彝作△而此引作  
且母乃互易之乎齊侯鐘弟一作臭而此引作昇大誤  
又引師見齊侯鐘弟六及弟十三卻不誤然齊侯鐘弟  
世楷堂

四有祖字第六有祖字正與小篆相近何以反不引之乎盃和鐘作且齊侯鐘作臭皆與商器微異何以獨不引之乎甚矣談金石之難也

斤部斯字注析也从斤其聲詩曰斧以斯之息移切毛傳鄭箋同爾雅云斯侈離也孫炎曰析之離史記漢書廝二渠孟康曰廝分也詩王赫斯怒箋云斯盡也曲禮鄭注死之言漸精神漸盡也鶴壽案論語斯焉取斯詩殷其雷何斯違斯傳曰斯

此也蓋借斯為此

斷字重文韶字注引周書韶韶猗石經作斷

斗部斛字注斛旁有廐也从斗廐聲爾雅曰斛謂之馱古田器也鉉曰說文無廐字疑廐象形兆聲今俗別作

鏊非是土彫切案留部馱字注斛也古田器也从留夷聲楚洽切斛馱實一物郭璞云皆古鍬鍬字文選注引爾雅作鍬謂之鍬是斛為古鍬字馱則古鍬字也方言云番燕之東北朝鮮冽水之間謂之斛宋魏之間謂之鍬或謂之鍬江淮南楚之間謂之番沅湘之間謂之畚趙魏之間謂之巢東齊謂之裡  
車部輶字輶字注皆訓臥車史記秦始皇本紀有輶涼車

輶字注兵高車加巢以望敵也从車巢聲春秋傳曰楚子登輶車鉏交切案衍兵字誤倒車高字譌如為加字

小徐本同唐石經作楚子登巢車以望晉軍搖筆便改  
孔左之經賴許氏略存一二鶴壽案左傳音義引作兵車高如巢以望敵也則兵

字非

軌字注車軌前也从車凡聲周禮曰立當前軌音範案  
今周禮軌作疾或作戾皆誤當从說文大徐皆引孫愜  
反切獨此作直音亦何疑

鞮字注車伏兔也鞮字注車伏兔下革也鞮字注車軸  
縛也易曰輿脫鞮案易小畜作輿脫輻釋文云音福本  
亦作鞮音服馬云車下縛也鄭云伏菟說文引易于鞮  
下不于鞮下則伏兔自為鞮鄭說非也說文別有輻字

注云輪轆也

軌字注車轆端持衡者从車元聲魚厥切論語小車無  
軌包咸曰軌轆端上曲以拘衡者也皇疏引鄭康成曰

軌穿轆端著之軌因轆端著之从元从兀本通鶴壽案

軌軌二字俱謬謂軌為轆端橫木以縛扼者轆端橫木  
即衡也非軌也謂軌為轆端上曲以拘衡者小車之轆  
名軌軌端上曲則軌之尾也非軌也不知軌與軌別以  
尺木為之戴東原曰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轆  
端持高其關鍵名軌軌端持衡其關鍵名

軌字注車衡載轡者重文鐵字注轆或从金从獻小徐  
曰爾雅鐵謂之鐵載轡謂之轆然則鐵與轆異疑此說  
文本脫誤案許以鐵為轆重文古人各從其家未可偏



卷十四下攷證

自字部首注大陸山無石者房九切案自字注小自也都回切隸變作卩而自與自無別

陰字注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陽字注高明也據理應陽在陰前順文列之故先陰陰云水之南山之北則陽為水之北山之南可知故省

陝字注隘也鉉曰今俗从山非是案俗又作狹

軀字注斂也鉉曰今俗作嘔非是案宋板作崎嘔說文

無騎字鶴壽案司馬相如上林賦云雅萋嘔崎王褒洞簫賦云嘔嶽歸崎若依說文當作斂隘

隊字注從高隊也案隸變作墜唐石經尚書金縢無墜

天之降寶命說文無墜字

隍字注危也徐巡以為隍山也班固說不安也案徐巡

當是古文尚書說班固說在揚雄倉頡訓纂下篇三十

四章中鶴壽案後漢杜林傳云沛南徐巡始師事衛宏後更受林學林于西川得秦書古文尚書一卷

以傳衛宏徐巡于是古文遂行隍山也必是徐巡說秦

誓語故先生以為古文尚書說揚雄作倉頡訓纂凡三

十四章內十三章係班固所續故先生以為說在訓纂

中說文注又云賈侍中說隍灋度也今案臬法也賈以

隍為臬之假借故云灋度

尚書敘升自陲釋文音而案陲字說文無詩絲篇云採

之陲陲釋文一音如之說文音而集韻亦有此音升自

陲應从此鶴壽案陲是地名因說文無陲字欲改為陲然一無所據

世楷堂

鬮部鬮字注陋也从鬮苜聲苜籀文隘字案下隘字注籀文關从自益則苜當為籀文益尚書苜作朕虞師古曰古益字又苜為籀文嗑見口部

鬮字注塞上亭守燹火者从鬮从火遂聲徐醉切重文鬮字注篆文省案今俗作燹

𠄎字部首注紮坡土為牆壁力軌切紮字注增也从𠄎从糸糸部纍字注綴得理也一曰大索也从糸晶聲力追切田部無累字漢書多作紮鄒陽傳死而負紮中山靖王勝傳悲者不可為紮欽董仲舒傳積善紮德之效司馬相如傳係紮號泣是也而主父偃傳賂遺累千金

嚴安傳外累于邊方之備則參差鶴壽案累俗字也積累之累當為紮中山

靖王勝傳董仲舒傳是也負累之累當為纍鄒陽傳司馬相如傳皆假借耳

四字部首籀文作三康成云古三四皆積畫

七字部首注陽之正也从一微陰从中衷出也案微陰

當作微陽

內部禽字注走獸總名案白虎通曰禽鳥獸之總名走

當作鳥鶴壽案爾雅云二足而羽謂之禽四足而毛謂之獸段茂堂曰禽字从公為獸迹鳥迹不云

公也然則倉頡造字之本意謂四足而走者明矣以名毛屬者名羽屬此乃稱謂之轉移久之遂為羽族之定名爾雅從轉移者言之

許指造字之本言之

離字注山神獸也文選注引作獸形當從之

萬字注蟲也假借為千萬字

鶴壽案萬本古蠱字千萬之萬無正字因借古蠱字

代之此猶西之借  
鬲朋之借鳳也

嚮字注周成王時州靡國獻嚮嚮人身反踵自笑笑即  
上脣掩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土樓余足云嚮嚮如人被  
髮一名梟羊从肉象形符未切周書王會解州靡費費  
介足作狒狒郭璞注山海經云其狀如人面長脣黑身  
有毛交廣及南康郡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  
山都淮南子汜論訓山出噪陽高誘注山精

萬字注蟲也从去象形讀與喫同私列切重文萬字注

古文萬舛部牽字注萬古文契字

鶴壽案向見水經注  
偃師九山有百蟲將

軍顯靈碑以益為百蟲將軍今觀說  
文知殷元王名萬亦有取于蟲也

乙字部首注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  
也陸士衡文賦思乙乙其若抽李善注乙抽也乙乙難  
出之兒

戊字部首注中宮也象六甲五龍相拘絞也案五為天  
地之中五龍當是五子龍辰也辰有五子故云五龍天  
六地五故云六甲五龍戊為中宮五六天地之中故云  
六甲五龍相拘絞也說文繫傳不得其解

巳部異字注長踞也从巳其聲案玉篇踞當作踞異或  
作踞長踞也小徐本誤同

鶴壽案踞乃居之俗字非許  
原文段藏堂曰長居者箕其

股而坐許言真居即他書所謂箕踞也顧野王說非是

巴字部首注食象蛇象形徐鍇曰一所吞也指事案巴蛇吞象三歲出其骨明條象形何云指事

辛部鼻字注犯法也从辛从自言鼻人感鼻苦辛之息秦以鼻似皇字改為罪臣鉉曰自古者以為鼻字故从自徂賄切案漢書多作鼻董仲舒傳恐獲鼻張湯傳上意所欲鼻司馬遷傳是余之鼻皆是

辜字重文𠂔字注古文辜从死案見詛楚文

壬字部首注位北方也陰極陽生故易曰龍戰于野戰者接也惠棟曰訓戰為接真古訓也王弼謂與陽戰而

傷朱子謂兩敗俱傷亂經者弼而朱子誤從之陰陽消息何傷之有

子部穀字注乳也从子設聲一曰穀替也古侯切案穀

替出漢五行志徐鍇曰左傳楚人謂乳為穀故名子文

穀于菟石經宣公四年作穀非鶴壽案穀替荀子作溝替楚詞作恂慈漢五行

志作備霽皆以同音通用至山海經注作穀替則以字形相近而譌唐石經亦然

孟字注長也从子皿聲莫更切後漢趙岐傳多所述作

著要子章句三輔決錄傳于時劉氏刊誤曰要當作孟

吳仁傑刊誤補曰古文要作𠂔與𠂔相似疑孟與𠂔通

岐傳作𠂔子章句而譌作𠂔耳攷毛詩谷風篇𠂔勉同



心釋文黽勉猶勉勉也爾雅釋詁黽沒與孟皆訓勉郭璞注黽沒猶黽勉則黽與孟通書洛誥汝乃是不獲陸德明云獲徐邈音莫剛反則當讀若莖而釋文正義引鄭馬王注云獲勉也說文無獲字疑以音近假借慕晉人譌為獲然漢人訓勉班固幽通賦孟晉迨羣曹大家注孟勉也秦本紀莖卯索隱引譙周云卽孟卯然則孟與黽同訓勉故可通孟子別作黽子因而轉寫成要也說文亦無黽字不知其訓宜何從

𠂔字部首注不順忽出也从到子易曰突如其來如不孝子突出不容于內也錯曰𠂔卽易突字也重文𠂔字

注或从到古文子案易為王弼所改後人但知有突字不知有𠂔字然突在穴部犬从穴中暫出也別是一義

唐石經離卦作突鶴壽案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鄭康成曰震為長子爻失正突如震之失正不知其所如不孝之罪五刑莫大故有焚如死如棄如之刑子之不順謂之𠂔犬從穴中暫出謂之突皆出于不意故假

犬之突以為子之𠂔也

育字注引虞書教育子石經作胃

𠂔字部首注冒也二月萬物冒地而出象開門之形故二月為天門案𠂔古文酉字从𠂔𠂔為春門萬物已出𠂔為秋門萬物已入一閉門象也𠂔莫飽切𠂔與久切今俗皆混而為一攷管子春三𠂔十二始𠂔十二中𠂔

十二小卯而始卯合男女秋三卯十二始卯十二中卯  
 八月麥生天岡據卯今俗本皆混作卯其卯卯从日則  
 為昴昴而俗亦亂之卯从田為雷采地名因以為氏或  
 通為劉而漢有卯金刀之說則卯卯之亂其來已久裴  
 松之謂二字字同音異不知古人韻緩二者音頗相近  
 而字則迥不同也鶴壽案今人卯卯不分先生辨之是  
 矣但謂管子參同契二書俗本皆混  
 作卯竝無其事令二書俱在可證也且管子幼官篇于  
 春云十二地氣發戒春事十二小卯出耕十二天氣下  
 賜與十二義氣至修門閭十二清明發禁十二始卯合  
 男女十二中卯十二下卯三卯同事于秋云十二期風  
 至戒秋事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  
 理賜與十二始節賦事十二始卯合男女十二中卯十

二下卯三卯同事此猶今之節氣也小卯為春之第六  
 節則主出耕始卯中卯下卯為春之第七第八節皆主  
 合男女小卯第六七八節皆主合男女今先生置小卯于  
 卯為秋之第六七八節皆主合男女今先生置小卯于  
 中卯下卯蓋誤以下卯為小卯也又但云始卯合男女則  
 中卯下卯所為何事豈未見三卯同事句乎至于卯卯則  
 之別段氏早已言之詩小星維參與昴成就繫雷惠天牧據  
 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言雷言物成就繫雷惠天牧據  
 此謂字从卯作昴說文誤作昴俗本流傳莫能正也余  
 謂漢人謂昴為雷故天官書言昴律書直言雷毛公訓  
 昴為雷者言詩之昴即今俗所云雷也十月之交卯韻  
 醜小星昴韻稠猶則卯昴古皆讀莫有反讀如母漢人  
 呼雷語言之異也不得據雷字之形聲而改昴字裴松  
 之注虞翻傳謂劉雷卯昴同用卯以諧聲不言昴字裴松  
 聲也且禮說言卯從日為昴卯象閉門昴求諸古集安  
 所得兩字之用乎言卯象開門卯象閉門昴求諸古集安  
 當從卯不知此六書形聲與義不相涉者耳況徐仙民  
 音茅陸德明音卯相承古音如是與卯質字正同一紐  
 而卯雷劉聯柳卯卯承古音如是與卯質字正同一紐  
 雖同部而異紐若使昴果從卯則古不讀莫飽切矣  
 世楷堂

辰部辱字注恥也从寸在辰下失耕時于封疆上戮之也辰者農之時也故房星爲辰田侯也惠棟曰鄭氏注禮記云以白造緇曰辱老子曰大白若辱則辱乃白之對也

申字部首注神也七月陰氣成體自申束从白自持也吏呂舖時聽事申旦政也王符潜夫論曰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非朝舖不得通然則吏視事惟朝舖二時也食部云舖謂日加申時也

酉字部首古文𠂔字注古文酉从𠂔𠂔爲春門云云說見尚書後案堯典宅西白味谷此條二徐本竝同而黃

公紹韻會舉要以此爲徐鍇語然汲古閣說文毛扆跋云依北宋小字本用大字開雕近刻繫傳亦從北宋本公紹字直翁號在軒閩昭武人卽今福建邵武府邵武縣嘗爲架閣官作古今韻會據熊忠敘云編帙浩瀚今足本不傳不知凡幾卷也有廬陵劉辰翁敘作于壬辰年爲宋理宗紹定五年其時公紹少年書方草勑因辰翁竊時名聊假爲重辰翁未見其書先作敘寄之熊忠字子中亦昭武人館于公紹門下親承緒論別爲舉要三十卷卽今存者是其自敘作于丁酉年則元成宗大德元年矣江北平水劉淵改并禮部韻成于理宗淳佑十

二年壬子故名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上距壬辰二十餘年今韻會中采取平水韻雖熊敘言隱屏以來別為舉要添入平水所增則平水韻忠所添非公紹筆然刻書者陳宗跋云案昨承先師黃公在軒先生委刊韻會舉要三十卷則舉要書成公紹猶及見之約計其年七八十歲由此推之公紹橐具于宋末入元方有舉要而亦公紹所閱定也隱屏者宋遺臣入元皆屏居田野故但題甲子無紀年并辰翁敘亦去其紀年也此書之出最在後

黃熊不但宋史無名乾隆二年郝玉麟等修福建通志亦未嘗載及乃于北宋所刻二徐書輒將許元文指為徐鍇語或反將鍇語改入許

元文恐未足盡信就中惟羿字注極精確可從其次黃字注亦佳此外最亂道是凋字注餘條已詳各字下于此特論之

酒字注杜康作秫酒魏武短歌行何以解憂唯有杜康杜康少康也

配字注酒色也从酉已聲鍇曰匹妃字古只作妃鉉曰已非聲當从妃省案易曰遇其妃主春秋傳曰嘉耦曰妃俗本皆作配

醋字注客酌主人也在各切鉉曰今俗作倉故切案不但作倉故切而直以為醯矣徐鍇引易可以醕醋而石

經作可與酬酢則此字唐已亂

鶴壽案酢字注醢也倉故切鉉曰俗作在各切

錯曰今人以此為酬酢字此猶溼水之溼與乾潔之潔今人皆互用之也

酺字注王德布大飲酒也薄乎切案裴駰史記集解引

作王者布德大飲酒也出錢為釀出食為酺此字之上

即係釀字則此所引似是說文脫落

釀字注引詩公尸來燕醺醺石經作熏

營字注酌酒也為命切酌字注醉營也香遇切案尚書

微子沈酌于酒史記作沈酒于酒孔傳云沈酒酌營攷

說文有酌字營字無酌字漢書敘傳中山淫營師古曰

營酌酒也音詠蓋酌字晉唐人乃用之

酋字注禮祭束茅加于裸圭而灌鬯酒是為酋象神歆

之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酋酒所

六切石經作縮

汲古閣刻酉部末補一會字注云酒味苦也从酉今聲

咽嫌切標一條于下云在第十七頁韞字下檢小徐本

會正在韞字下則知校者大費苦心宋本竝無

鶴壽案玉篇酉

部會字在酷字下酷字之上乃是韞字小徐本亦然會

字之下乃是醴字大徐本所以脫去者會訓酒味苦也

醴訓酒味長也誤移酒味苦也于醴字下故遂脫去會

字耳毛處一校之先生再校之不知中間尚隔一字

酋部尊字重文尊字注尊或从寸臣鉉等曰今俗以尊

作尊卑之尊別作罇非是案瞿憲文字指歸引說文云



蛾術編卷三十二終

蛾術編卷三十三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沈懋德校

沈懋德校

說字十九

爾雅不可駁

或疑爾雅雖古亦多不足深據者如釋詁台朕賚畀卜陽予也台朕陽謂予我之予賚畀卜為賜予之子似誤合為一孔魄哉延虛無之言閒也郭注孔穴延魄虛無皆有閒隙餘未詳案說文口部哉言之閒也言之閒即語助辭然則當云孔魄延虛無閒也哉言之閒也方是

豫射厭也郭注云豫未詳蓋豫乃厭足飽飫之厭射為  
 厭倦厭憎之厭此亦誤合而一之釋詁如此其他可知  
 愚謂或說非是古人之字輒有相反為訓者如亂為治  
 故為今祖為存是也反義且可訓况異義而同字者乎  
 自當并為一訓若分異之而兩言予也一言閒一言言  
 之閒則重累矣人飢則思食飽則厭憎厭從甘从狀甘  
 犬肉而飽也故為厭足借為厭憎實一義也爾雅與說  
 文皆斯文之幸存者不可駁也鶴壽案此駁東原答  
爾雅于六書為轉注故每一字輾轉訓釋如釋詁云粵  
于爰曰也爰粵于也爰粵于那都繇於也三句之中皆  
有粵于爰三字又云故卻盍翁仇偶妃匹會合也仇讐  
敵妃知儀匹也妃合會對也妃媿也四句之中皆有妃

字二句之中皆有仇妃匹字皆有妃會合字此所謂輾  
 轉訓釋也蓋一字有數義既釋一義于前復釋一義于  
 後如台朕既與印吾同訓我也于前復與卜陽同訓予  
 也于後哉字既與倣落權輿同訓始也于前復與孔媿  
 于前復與射同訓厭也于後豫字既與怡懌悅欣同訓樂也  
 大同而亦分訓之者如云肅延誘薦饒晉寅蓋進也羞  
 箴迪烝進也輯協和也媿變和也悠傷憂思也慮願念  
 怒思也此其為義無甚大異非同平均夷弟之訓易其  
 義為易直矢弛之訓易其義為相延易也乃猶不并為  
 一訓且釋詁又云希寡鮮罕也鮮寡也已全見上句而  
 復復出之然則作爾雅者固不憚重累矣乃于台朕賚  
 畀卜陽諸條獨并為一訓此東原先生所以致疑耳

鬱陶

爾雅鬱陶本作喜解偽孔采入尚書傳訓為憂閭百詩  
 已詳辨之他如嵇叔夜難自然好學論云處在閭室觀



烝燭之光不教而悅得于心況以長夜之冥得照太陽  
 情變鬱陶而發其蒙鬱陶非作喜用而何至有借作蘊  
 隆蟲蟲一類字用者虞摯思游賦尋凱風而南暨兮謝  
 太陽于炎離咸溽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雷斯夏戾湛  
 大暑賦何太陽之赫曦乃鬱陶以興熱蓋喜近燠憂近

寒亦洪範之理也

鶴壽案爾雅釋詁云鬱陶絲喜也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曰人喜則

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絲也古今字耳疏云鬱陶者  
 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引孟子趙注云象見舜生在牀  
 鼓琴愕然反辭曰我鬱陶思君故來又引檀弓鄭注云  
 陶鬱陶也閻百詩謂此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  
 曰惟茲臣庶汝其于治孟子已明下注脚曰象喜亦  
 喜今案陶又音搖詩云君子陶陶毛傳云陶陶和樂兒

偃蹇潦倒

今人每以不遇為偃蹇為潦倒離騷坐瑤臺之偃蹇西  
 都賦遂偃蹇而上躋注俱云高兒離騷何瓊佩之偃蹇  
 注云衆盛兒北史崔瞻傳魏天保以後重吏事謂容止  
 蘊藉者為潦倒嵇叔夜與山巨源絕交書足下知我潦  
 倒麤疏不切事情皆非不遇之意

志人物

此言至樂史太平寰宇記動休人詩一目

凡人之生或稱人才或稱人物或稱人丁人口至趙宋  
 于散文中儘可單稱人者必配以物而稱人物朱子中  
 庸注云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  
 焉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

之德所謂性也萬物已自夾雜物字此言健順五常明  
 係專指人言決不兼及禽獸而卻說人物孟子注云人  
 物之生吉凶既福皆天所命此人物二字亦斷無禽獸  
 在內今天下省府州縣志皆有人物一門稽諸元和郡  
 縣志竝無此言至樂史太平寰宇記便有人物一目若  
 范成大吳郡志楊潛雲閒志潛說友咸淳臨安志徐碩  
 至元嘉禾志亦皆有嘗攷望雲物物指雲氣大學格物  
 鄭指善物惡物謂此祥中庸其為物不貳物指天地大  
 雅有物有則物指事若言人而綴以物如後漢仲長統  
 傳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魏志李

通傳注引王隱晉書通孫秉荅司馬文王問稱昔侍坐  
 先帝嘗言阮籍未曾評論時事臧否人物此卻無妨若  
 朱子中庸注化生萬物當改生人人物之生當改人生  
 孟子亦然方安鶴壽案朱子孟子注又云人物之生同  
 得天地之理以為性同得天地之氣以  
 為形此二語亦未妥所謂理者仁義禮智信也此惟人  
 獨得之禽獸之所以知覺運動者特其氣耳豈有理在  
 其中彼羔羊跪乳鳥反哺似近乎理此不過因天地  
 之氣充塞兩間而理即與俱物類偶觸其些微耳即以  
 氣論亦是人得其清明者獨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方安  
 同得天地之氣以為形人獨得天地之理以為性方安  
 至于人物志之目由來已久新唐書李守素傳云守素  
 尤工譜學當時號為行譜嘗與虞世南共談人物世南  
 歎曰行譜定可畏許敬宗曰李倉曹以善談人物乃得  
 此名然非雅目宜有以改之世南曰昔任彥昇美談經  
 籍梁代目為五經笥今目倉曹為人  
 物志可矣據此似唐以前已有此目

工夫

古人積功累行以爲一事皆據其事言之至趙宋人變言工夫其文義不可得知唐以前人所未有朱子論語注云功夫至此而無終食之違大學注云細論條目工夫今采茶者不用日曬于懷中熨乾名工夫茶

小篆有腳

元吾衍學古編云小篆俗皆喜長然不可太長無法但以方楷一字半爲度一字爲正體半字爲垂腳豈不美哉腳不過三有無可柰何者當以正腳爲主餘略收短如幡腳可也有下無腳字如生白出等卻以上枝爲出

如艸木正生則上出枝倒懸則下出枝耳

分隸行

八分書與隸書皆起于秦唐張懷瓘書斷云秦羽人上谷王次仲作八分程邈繫雲陽獄中爲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王用爲隸人佐書故曰隸書其八分之義則蔡文姬述其父中郎語云去隸字八分取二分去小篆二分取六分故爲八分自魏晉六朝以下隸書盛而篆書衰絕唐將作少監李陽冰就許氏說文篆字下便以隸書照之名曰字統開元中以隸體不定就字統錄篆文作四十卷名曰開元文字自此隸書始定矣宋趙明誠金

石錄云隸者今之楷書亦曰真書王應麟玉海云唐以前皆謂楷為隸東魏大覺寺碑題曰隸書蓋今楷書也

至歐陽公集古錄誤以八分為隸書自是凡漢石刻皆

目為漢隸洪适隸釋因之沿譌至今水經注云王次仲

變倉頡舊文為今隸書秦始皇以次仲文簡便于事要

奇而召之此亦以隸書為次仲所作與懷瓘之說不同

水經注又言齊太公六世孫又有行書于隸書中略為

胡公時已有八分書隸書

變動作牽連之勢晉謝安傳總角善行書此分變為隸

隸變為行也鶴壽案行書即草書趙壹謂草書起秦之

書編列其事而傳之至其次敘分絕文字之上下簡之

參差長短皆有意人莫之能知謹論次真草詔書編于

左方真即隸書草即行書也據此則漢武帝時已用行

書矣張懷瓘書斷曰章草者漢黃門令史游所作也此

說非是史游在元帝時其所作急就章但解散隸體為

行書耳顧亭林曰魏劉廙傳轉五官將文學帝器之令

廙通草書晉却鑿傳帝以鑿有器望萬幾動靜輒問之

乃詔特草上表疏以從簡易故草書之可通于章奏者

謂之章草趙彥衛雲麓漫鈔言宣和中陝右人發地得

木簡字皆章草乃永初二年發夫討畔羌檄永初宋武

帝年號米元章帖言章草乃章奏之章今攷之既用于

檄則理容概施于章奏蓋小學家流曰趨簡便大篆變

小篆小篆變隸書比其久也復以隸書為繁則章奏移

文悉以章草從事此亦自然之勢雖曰草而隸筆仍在

良由去隸未遠故也右軍作草猶有典

型逮張旭懷素輩出而此法掃地矣

釋文于日月之日輒音人一反真書日曰二字相似上

畫滿為日上畫不滿象氣出口為日故音以別之今俗

無滿不滿之分乃以狹長為日濶扁為日其謬至此

世楷堂

開宗明義章釋文云从乙在口上乙象  
氣人將發語口上有氣故曰字缺上也

類篇集韻

司馬光類篇收字三萬一千三百一十九凡重文皆在  
此數之內而重音則不在此數故有許多字雖謬誤猶  
未甚荒唐若嘉定章黼道常韻學集成收至四萬字而  
重文不與焉則鄙俚之至矣魏叔子為人作字書殺竟  
謂天下字有十餘萬畢生識之不能盡吾不知之矣集  
韻收字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于廣韻之外增二萬七  
千三百三十一蓋連重音皆數之  
鶴壽案類篇四十五  
卷就集韻所收之字  
分為五百四十三部而補其所未備集韻十卷宋仁宗  
景祐四年丁度李淑奉詔撰至英宗治平四年司馬光

修成奏上刪去廣韻陳彭年注之冗繁頗為簡要  
但連重音之互注而亦刪之則兩收之字不明矣

論反切所自始

顏之推家訓音辭篇云九州之人言語不同生民以來  
固當然矣自春秋標齊言之傳離騷目楚詞之經此其  
較明也揚雄著方言其書大備然皆攷名物之同異不  
顯聲讀之是非也鄭康成注六經高誘解呂覽淮南許  
慎造說文劉熙製釋名始有譬況假借以證音字而古  
語與今殊別輕重清濁猶未可曉加以外言內言急言  
徐言讀若之類益使人疑  
高誘有急氣緩氣當即急言  
徐言又有閉口籠口之法晉  
灼漢書音亦  
云內言外言孫叔然勅爾雅音義是漢末人獨知反語

至于魏世此事盛行愚謂顏氏此說謂反切始孫炎叔  
魚乃家訓音辭篇文又云鄭康成之前全不解反語則  
似反語始康成叔然本康成門人意其得之于師也陸  
德明經典釋文敘錄云古人音書止爲譬況之說孫炎  
始爲反語魏朝以降漸繁張守節史記正義論例云先  
儒音字比方爲音至魏祕書孫炎始作反音又未甚切  
今竝依孫反音以傳後學鄭康成云其始書之也倉卒  
無字或以音類比方假借爲之趣于近之而已受之者  
非一邦之人其鄉同言異字同音異于茲遂生輕重譌  
謬矣張意亦以反切始叔然但康成微啓其端說與顏

氏同然子謂爾雅有大祭爲禘不律爲筆瓠瓠爲覽嫫  
婦之笱爲畱佳鳩鴉舍人云佳一名夫不不當音不是  
爾雅已有反切鄭康成注周禮玉人終葵爲推注士喪  
禮全菹爲芋是康成亦有反切矣但未著成一書耳趙  
宋魏了翁經史雜鈔乃云字書之始作有其字而無音  
切許叔重之說文鄭康成之經訓皆云讀如某字之字  
是後漢時無音訓也杜元凱解春秋傳僖七年音如甯  
成二年音近烟王輔嗣注易遯卦音臧否之否并卦音  
舉上之上大過音相過之過雖以如近言之然已指名  
爲音矣是音字起于晉魏閒也沈休文顧野王始有反

切陸氏經典釋文孫愐唐韻則反切詳矣此以反切始

沈約殆失攷耳鶴壽案反切之法自古有之虞書曰元

而何莊三十年左氏傳楚人謂虎於菟於菟之反切為

魚登來之也何休曰登讀言得來之者齊人語也齊

人名求得為得來作登來者其言大而急由口授也今

案登來之反切即為堆堆之入聲為得古無四聲之分則

登來之反切即為得也倉頡訓詁反稗為逋賣反娃為

於乖當亦依古為之至漢末孫叔然作爾雅音義翻語

始有成書如爾雅釋詁篇釋文引孫炎云胎大才反薊

都耗反坂方滿反顧五鬼反杞房美反棠七代反台羊

而反擎子由反四許器反儂如羊反一篇之中其為翻

語尚存十條自叔然而外因反切之法而泐為五聲分

配之法者封氏聞見記云魏時有李登誤聲類十卷凡

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魏江式

傳云呂忱弟靜放李登聲類之法作韻集五卷宮商錄

徵羽各為一篇故隋潘徽為秦王俊作韻纂敍曰三倉

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說文字林之作惟別體形至于尋

集古反切合為一書

聲推韻良為疑混未有李登聲類呂靜韻集始別清濁  
纔分宮羽然則五音之分配實自二人始顏氏家訓謂  
韻集以成仍宏登合成兩部為奇益  
石分作四章分章猶後人分部也

反切雖始叔然叔然之書久亡說文本無反切今有之

者係後人取孫愐唐韻添入至廣韻乃宋人重修其反

切或用宋人語雜之玉篇顧野王著乃陳人陸氏釋文

反切皆取之唐以前人二家更在孫愐之前朱翽南唐

人所音或與孫愐異予欲取此數部之切音而益之以

集韻類篇禮部韻略并史記漢書三國志文選各注及

史炤通鑑釋文胡三省通鑑音注中反切皆附入之合

爲一書而稍爲商榷其異同若叔然乃反切之祖所音如有見于羣書者則必采納奉爲宗主若得成編亦大佳惜未暇也

高岡元黃

毛詩陟彼高岡我馬元黃高岡同見母元黃同匣母彼時不但無神珙之見溪羣疑亦并無周禹沈約之平上去入而相合如此且其上章崔嵬虺隤皆疊韻則唐詩以二者作對有自來矣然而不可泥也

音學五書及韻補正論古音

古音之變也久矣楚辭文選其音與詩三百已自不同周禹沈約陸法言孫愐之韻書出去古益遠吳才老始有志復古誤爲韻補一編楊用修增益之爲轉注古音然二家者于古音本無所解徒雜采羣書之韻見異于今者卽以爲古是治絲而棼之也迨至連江陳季立有悟于古人韻緩不煩改字之說倡論謂古無叶音于是古音始有端緒而亭林顧氏復大暘其說作音學五書分古音爲十部條理精密秩然不紊欲明三代以上之音舍顧氏其誰與歸叶韻者六朝人謂之協句小顏注漢書謂之合韻一也其言無病也病在不以叶音爲本音而以爲詩中自有叶音耳自有亭林之論始知音無



不叶叶必本音又作唐韻正如風空歸侵弓空歸登之類皆據古音以正唐韻之誤然當唐韻盛行之時賴才老講明而世始知有古音遞相推衍至顧氏而始無遺憾是攷古之功實自才老始亭林又于五書外作韻補正以正才老之誤而古音粲然復明鶴壽案顧氏所分當戴東原跋其音論後曰隋陸灑言唐孫恂之書不可得見顧君所見止于宋陳彭年所刊益廣韻耳方開皇初灑言同劉臻蕭該顏之推等八人論難後十數年八人或止或存灑言獨自屏居定為切韻五卷唐儀鳳二年長孫訥言為之箋注其後郭知元更以朱箋三百字天寶十載孫恂增修改名唐韻天寶末集賢注記稱上以自古用韻不甚區分陸灑言切韻又未能釐革乃改誤韻英仍舊為五卷舊韻四百三十九新加一百五十一合五百八十韻一萬九千一百七十七字分析至細而南部新書載天寶時有陳廷堅撰韻英十卷然則注

記所謂舊韻四百三十九殆廷堅之為與所謂仍舊為五卷殆仍灑言卷帙與宋景德四年崇文院上按定切韻五卷依九經書例頒行大中祥符元年改為大宋重修廣韻灑言凡萬二千一百五十八字孫恂自敘修列其前後引據入注中諸書總加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言晁公武誤以為增加字至是其多非也集韻韻例曰先帝時令陳彭年邱雍因灑言韻就為刊益蓋二百六韻實灑言區分舊目故廣韻卷首猶題灑言誤本灑言韻既經郭知元關亮等九人增加更有諸家增字至宋合集共勒成一部是以改廣韻之名而字數止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孫恂亦九人中之第一耳寶元集韻就廣韻刊修新增字二萬七千三百三十一合新舊字凡五萬三千五百二十五當景德中詔殿中丞邱雍重定切韻龍圖待制戚綸復承詔詳定考試聲韻于是略取切韻要字備禮部科試謂之韻略其同用獨用者凡改景祐四年更刊修廣韻韻略以賈昌朝請韻窄者凡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是年四月奉詔修韻六月即以所修禮部韻略頒行今廣韻上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集韻同而與平聲入聲齟齬前去聲末六韻與禮部韻略補上聲五十二謙五十三檻五十四儼猶舊次去聲

我行編

卷三十三

十一

世楷堂

亦同集韻蓋由習于景祐通用例合儼于剡忝合范于  
 謙檻合韻于豔捺合梵于陷鑑遂迷失乎舊顧君嚴辨  
 廣韻禮部韻略之異同于廣韻上去聲末六韻弗省于  
 禮部韻略合廢于隊代遺而未舉所舉二書同用獨用  
 例異者八處不知并是十有三處稗然可攷而唐宋用  
 韻沿革之大節目實存于其間以上音論中所失攷暨  
 改之而疏者足以滋惑于故書其詳補正之至如三百  
 篇古人之音用元韻字與真諄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  
 魂痕用魂痕韻字與真諄寒桓刪山先仙通而必不通  
 用韻乃潤而通之顧君泥于陸德明古人韻緩不煩改  
 字一語不復致攷且于二十八山及一先二仙內字有  
 從真諄一類流變而入者不復知其古音也音論載六  
 書轉注一條所是者蕭楚諸人臆說所非者裴務齊鄭  
 漁仲諸人之繆論而于古之所謂轉注叔仲所傳者概  
 未之有聞焉

讀書偶得以佐顧氏

顧亭林唐韻正予讀書偶得以佐顧氏一東雄字注羽

弓切古音羽陵反西都賦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  
 嘗名亞春陵馮字注房戎切古音憑水經注皇舅寺是  
 太師昌黎憑晉國所造魏書馮熙字晉國文明太后兄  
 也封昌黎王知魏人讀馮為皮冰反音憑然魏志陶謙  
 傳注引吳書張昭為謙哀詞以東崇薨窮崩憑穹為韻  
 知吳人以薨崩與憑皆入東韻矣十四皆注云古與五  
 支之半及六脂七之八微十二齊十三佳通為一韻昭  
 十二年左傳晉侯齊侯宴中行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  
 如坻陸德明釋文學者皆以淮坻之韻不切云淮當為  
 淮澠齊地水名荀吳非齊人不應遠舉淮水古韻緩作

淮無勞改也疏云淮泗瀆之淮也劉炫以為淮坻非韻  
 淮當作濰今知不然者以古之為韻不甚要切故詩云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髡彼兩髦實維我儀又云為締為  
 絡服之無斃儀河斃絡尚得為韻淮坻相韻何故不可  
 此若齊侯之語容可舉齊地濰水二仙注云古與十七  
 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文二十一殷二十二元二十三  
 魂二十四痕二十五寒二十六桓二十七刪二十八山  
 一先通為一韻檀弓鄭注太史公傳曰子張姓顓孫今  
 曰申祥周秦之聲二者相近未聞孰是九麻沙字注詩  
 鳧鷖見宐字下宐字注古音魚河反鳧鷖二章鳧鷖在

沙公尸來燕來宐爾酒既多爾殺既嘉公尸燕飲福祿  
 來為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左傳作盟于瑣瑣即  
 沙也十二庚注云古行切古音古郎反新唐書藝文志  
 天寶元年詔號亢桑子為洞靈真經然亢桑子求之不  
 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  
 亢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亾二卷孟浩然集  
有士元行字注戶庚切古音杭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  
敏一篇藏生字注所庚切當作所爭爾雅釋天春為發生夏為  
 長贏十三耕萌字注莫耕切古音芒詩推度卅月三日  
 成魄八日成光蟾蜍體然穴鼻時萌時萌一作始萌宋

均注云穴缺也免缺鼻也十五青苓字注郎丁切古音  
 力珍反丁度集韻苓字十八諄內本有戾因切艸名入  
 聲四覺角字注古音祿易大畜童牛之牯牯古毒反劉  
 氏云牯之言角也廣韻角用里先生以角為用別為一  
 字讀若祿而以角為讀若覺失之

蛾術編卷三十三終

蛾術編卷三十四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進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字二十

段玉裁論古音

段玉裁言顧亭林論古音其功甚大而分為十部尚未  
 精江慎修分十三部以補亭林所未及玉裁音均表分  
 十七部以輔江說江精于顧段又精于江也即如毛詩  
 忌我大德思我小怨怨當讀威齊桓公可作威公故怨  
 與上蒐死萋叶若德則不可叶蓋五支與六脂七之不

可通杜律詩皆不通五支字可與九麻通與脂之則不

通合顧氏江氏段氏三家古音盡于此矣鶴壽案戴東原先生聲類

攷首載答段若膺書所論古韻部分甚詳吳冲之六書

音均表序其大略云今官韻依劉淵之一百十七部而

顧氏江氏及是書依陸灋言二百六部之舊者由今韻

以推古韻也如支脂之分為三九與庚元與魂痕各為

二皆與三百篇合也顧氏十部江氏十三部而是書為

十七部者詩三百篇確有是部數顧氏江氏分析未備

其平入分配多未審是書上溯三百篇下沿廣韻廣韻

分為數韻而三百篇合一韻者則為一韻三百篇在此

部而廣韻入于他部此為古今音轉移不同是書第一

表及第四表古本音之義也一韻而廣韻析為數韻者

音之變也冬鍾之侈而為東支脂之侈而為佳皆哈

耕清之斂而為青真之斂而為先十七部皆有是也第

二表所以作者今韻于同一諧聲之偏旁而互見諸部

古音則同此諧聲即為同部故古音可審形而定也以

今異部是為古本音如邱謀九古在之咍部而今在尤

幽部曹菽茅滔古在尤幽部而今在蕭宵肴豪部是也

古與古異部而合用之是為古合韻如母字古在之咍

部詩凡十七見而蠓螻協兩興字古在蒸登部詩凡五

見而大明協林心是也知其分而後知其合知其合而

後愈知其分凡三百篇及三代秦漢之音研求其合又

因所合之多寡遠近及異平同入之處而得其次第此

十七部先後所由定而第三表第四表古合韻之義也

今案顧氏分藥與鐸江氏改虞從侯俱未盡善段氏起

而正之若其分別支脂之三部謂古音

不相通斯為卓識宜其見稱于東原矣

騶虞權輿

詩騶虞于嗟乎騶虞此三字二字句乎與虞叶本屬一

韻固不必以上章虞字讀音牙下章虞字讀音五紅反

與葭紕蓬縱叶如集傳云云也史記甌窶滿篝污邪滿

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上八字應是二字句下八字應

是四字句窶字音樓與篝叶邪車與家叶何必以篝叶斤數反家叶攻乎反改作六魚韻乎顧亭林詩本音謂首章以葭貳虞為韻二章以蓬縱為韻而虞字則合前章權輿之篇首章以渠餘輿為韻二章以簋飽為韻而輿字則合前章正與此詩一律此古人後章韻前章之法秦風權輿二章注云說見騶虞不知權輿乃三字四字句乎自與輿為韻不必合上章亦與騶虞同也顧于未注云舊作二章章五句今詳於我乎文義未終而于嗟乎絕句當作二章章三句但於我乎文義未終而于嗟乎則文義已終儘可成句

鶴壽案騶虞兩章以葭貳虞為韻而乎與虞非韻權輿兩章

以渠餘輿與為韻而乎與輿非韻先生見乎字同在一部中而遂謂與虞輿為韻非也若同在一部中而遂謂與某某字為韻則如晉語云侏儒扶盧四字同在一部中豈字字皆韻乎錢竹汀謂詩三百篇往往句中有韻周南于嗟麟兮與麟之趾麟字為韻召南騶虞秦風權輿之外邶風有瀾濟盈有鷺雉鳴盈與鳴韻瀾與鷺亦韻也邶風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中與宮韻桑與上亦韻也唐風角枕粲兮錦衾爛兮粲與爛韻枕與衾亦韻也大雅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王與商文與殷皆韻咨與咨亦韻韻不必在句尾也又謂古人用韻之密史記甌窶滿篝汚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四句不獨車與家韻也甌窶與篝韻汚邪與車韻穀與熟韻蕃與滿韻穰穰重文亦韻五與車家亦韻蓋無一字虛設矣左傳饒鼎之銘曰昧且丕顯後世猶怠昧與丕且與顯後與猶世與怠皆韻也今案錢氏之說未可信淳于髡滑稽或弄此巧其餘不過其字偶在同部中耳若謂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咨與咨亦韻豈溱洧云士曰既且且往觀乎且與且亦韻乎

三台當作三能

古三能星皆作能星形似能故也無作台者台乃音怡伏生尚書舜讓于德弗台史記作不憚是也釋詁云我也尚書祇台德先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夏罪其如台今王其如台是也廣韻十六咍台字注三台星非古音周禮大宗伯以樛燎祀司中司命鄭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疏云或曰中能者據武陵太守星傳而言三台一名天柱上台司命為大尉中台司中為司徒下台司祿為司空也史記天官書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蘇林曰音三台周易宜建侯而

不安鄭讀而曰能能音如耐

調同非韻

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飲與柴為韻調同二句無韻離騷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嚴而求合兮摯咎繇而能調韓非子君操其名臣效其形形名參同上下和調此皆誤以詩調同為韻而協之者小雅谷風第三章忘我大德思我小怨怨與上文蒐字死字萎字皆非韻顧炎武詩本音云末二句無韻未詳予深服其能闕疑或乃強作解事謂德怨可韻謬矣且周頌清廟及維天之命全篇無韻則知古詩固有無韻者朱子謂一唱三歎以歎作和聲理當

然也鶴壽案江慎修謂調同非韻離騷七諫為古人相效之誤其說非是段茂堂曰調字本音在第三部  
 讀如稠車攻以韻同字屈原離騷東方朔七諫皆讀如  
 重此古合韻也潘岳藉田賦以茅韻農束哲勸農賦以  
 曾韻農韓詩橫由其晦毛詩作橫從毛詩狂聲之狂漢  
 書作穰史記衛青傳大當戶銅離徐廣曰一作稠離汝  
 南銅陽之銅見腫韻亦見有韻此  
 皆第三部第九部關通之義也

夢萌等字古音

說文艸部夢字注从艸夢聲讀若萌案惠棟曰鄭康成  
 云齊人謂萌為蒙此云夢讀若萌是古萌蒙音同顧絳  
 唐韻正于一東夢字云古音莫騰反引詩雞鳴三章斯  
 干六章正月四章五章揚雄甘泉賦為證云當改入登  
 韻于十三耕萌字云古音芒引韓非子八姦篇陸賈新

語道基篇揚雄幽州牧箴詩緯推度災琴操文王鳳皇  
 歌漢冀州從事張表碑漢地理志賈誼新書白虎通并  
 引禮記月令等篇句芒即勾萌為證云當改入唐韻若  
 依康成齊人讀則萌字當入一東許氏果亦讀萌為蒙  
 而夢字之讀如之則唐韻以夢入一東不誤矣但許汝  
 南人非齊地且齊讀非可通于天下許豈以此為正音  
 惠說非也顧氏之證甚多當以顧為正抑更有說焉言  
 古音必以毛詩為主毛詩夢字的係登韻而萌字以明  
 得聲明古音芒則萌音如之顧氏之所以可從者以其  
 據毛詩東冬鍾江為一部陽唐為一部庚耕清青為一



部蒸登爲一部與毛詩皆合也然則夢字以夢得聲自當讀莫騰反許讀若萌者漢末古音已變陽唐與蒸登通許用漢讀不計古音也且云讀若亦略相近而已不甚切與齊人讀有何干涉苗字注貝母也从艸明省聲武庚切案載馳言采其蟲毛傳蝨貝母也蝨部蝨齧入飛蟲以音同假借蝨音芒無疑矣可借爲苗字則苗音芒亦無疑矣苗从明省聲而音芒則萌从明聲其音芒亦確可信乃知顧絳之不誤而許以夢讀若萌鄭以齊讀萌爲蒙不過偶从俗讀非古音更可見

吳下方言合于古音

今吳下方言呼庚更杭羹爲古郎反阮坑爲苦岡反盲爲武郎反橫爲黃又爲古曠反彭爲旁撐爲丑郎反鎗爲七羊反兄爲況行爲杭皆合古音然惟俗語則然若施之誦讀仍依唐韻十二唐等音他方人舉其土音爲戲則深耻之又如膨脝之膨螫蟻之螫輔弓之榜菜名之菊古雖無此字然其得聲皆取彭旁則廣韻亦誤而吳音正合十三耕之洪古亦無此字然其得聲亦以兵今吳人既呼爲必良反而于兵仍從唐韻之音則不可解也

鶴壽案方言之音隨處而變黃州呼醉爲沮呼吟爲垠秦聲謂蟲爲程江西呼兩爲葦浙東言語黃王不辨桐城人讀圖如頭對如帝發源人讀命如慢性如散秦晉人讀風如分東如敦蓬如彭廣東人讀

四如細七如察九如苟吳中方言鬼如舉歸如居跪如  
 巨緯如喻達如瞿虧如去平聲椅如于據切小兒毀齒  
 之毀如許蘇州葑門之葑如富閒有與古音合者即如  
 莘野之莘所臻切吳下讀書者皆讀息鄰切而土音尚  
 不誤

熊罷能等字古音

能古音奴來奴代二反熊古音羽陵反罷古音彼未反  
 奴來反者三能星三足鼈及才能之能同一音奴代反  
 者即耐也堪也熊與雄同音當入蒸登韻其從能乃意  
 耳非聲也罷字從罷又從熊罷其聲熊其意不可從兩  
 能故省文罷古音婆

裘應作渠之反

或謂裘亭林改為渠之反當仍為巨鳩反終南何有有  
 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有梅  
 止連用三韻故閒二句而用哉字叶愚謂是則然矣但  
 取彼狐狸為公子裘二句自為一韻上下文皆不可叶  
 舟人之子熊罷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與上文四聲  
 均合為一韻若裘讀巨鳩反則無韻矣凡亭林之說皆  
 合者多不合者僅十百之一不可駁也  
鶴壽案襄四年左傳國人誦曰  
藏之狐裘敗我于狐貍裘與貍為韻是讀渠之反也禮  
記學記良弓之子必學為箕良冶之子必學為裘列子  
以此為古詩裘與箕為韻是亦讀渠之切也

繆

我術編 卷三十四 世楷堂

孟子于秦穆公魯穆公多作繆說文云臬之十絜也一

曰綢繆从系麥聲武彪切鶴壽案繆以麥得聲則武彪切其正音也禮記大傳一物

純繆讀眉救切漢司馬相如傳繆繞王綏讀朗鳥切亦皆以麥得聲至古穆字通作繆禮記大傳序以昭繆尚

書金滕太公召公穆卜史記魯世家作繆卜隱三年左傳葬宋穆公公羊傳作宋繆公此皆讀莫六切

止字似可從唐人作去鳩切

止字說文去鳩切顧亭林謂當為去其反非也案鄭注

嫌名若止與區蓋古區字亦去鳩切也釋文止與區竝

去求反是矣易渙有止匪夷所思此文無韻詩載馳三

章苗行狂為韻止懷之非韻氓首章至于頓止句亦非

韻巷伯七章揚園之道猗于畝止道止為韻不與下子

詩子之為韻也僖十五年史蘇占止當與下孤狐等相

通不為韻姬旗等字九止左傳或作九區鶴壽案止周人讀如欺漢

止與區也後人讀區為豈俱切韓昌黎集作止與區由

不知古音而改為區耳易渙六四止與思為韻詩氓止

與蚩絲淇期為韻巷伯止與詩之為韻僖十五年左傳

晉嫁伯姬筮辭止與姬旂為韻楚詞哀郢止與時之為

韻戰國策齊謠止與箕頤能為韻先生但知區之古音

而未知止之古音故反疑渙有止等為非韻也夫涉彼

阿止在第一句固非韻矣至于頓止在第六句而亦以

韻邪

命讀為慢

大學命也鄭康成讀為慢程子云當作怠鄭是而程非

判若白黑命从口从令令古音平讀若連反音讀若練

詩東方未明倒之顛之自公令之盧令盧令其人美且仁車鄰有車鄰鄰有馬白顛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十月之交華華震電不安不令是也所以為聲近慢而與急無涉

不字音

不字有數音不知孰為正音攷說文不鳥飛上翔不下來也从一天也俯九切是正音矣廣韻平聲十八九不弗也甫鳩切又甫九甫救二切上聲四十四有亦收此字亦注弗也而特引說文知上聲為正矣其下亦注又甫鳩甫救二切而去聲宥候幼內皆不收此字疑甫救

一切誤添實則甫九為正甫鳩為別二音已足也廣韻又于八聲八物內收此字注云與弗同此乃別音因不義同弗遂亦呼弗耳左傳注疏釋文魯惠公名不皇正義作弗皇又讀敷詩萼不韡韡羅敷行安可共載不是又一別音音之轉也至廣韻二沃竝無此字禮韻亦不收突出于黃公紹韻會方氏小補因之遂讀若卜而且以為古讀夫此音起宋元以下豈古讀乎韻府于二沃瀑下收此字云否辭而五物反不收小補引孫氏示兒編云世俗語言文字所急惟不字極關利害韻書府鳩方九二切施之詩賦押韻無不可者至市井相與言道

途相與語官吏指揮民庶將帥號令士卒主人役使僕妾鄉校教訓兒童非以通骨切呼之斷莫能喻至臨文用此字欲便誦讀而以府鳩方九呼之可乎陳正敏遜齋閑覽云不字入皆以通骨切呼之徧檢諸韻皆無此音竊謂舉世同辭必有所自通骨一切殆不可廢愚謂孫陳二說良可解頤但音之變如天地如牛馬東西之西上下之下皆變而大異于古不音之變又何怪乎不讀卜北宋以前無此音今日語言自當從俗韻書則不應收

佛

佛字經凡四見詩敬之佛時仔肩毛云大也鄭云輔也禮記曲禮獻鳥者佛其首畜鳥者則勿佛也鄭云戾也學記其求之也佛鄭云失也論語佛肸召則入名也陸德明于詩音云毛符弗反大也鄭音弼輔也于禮記亦音扶弗反而云戾也竊謂輔之與戾猶治之與亂而失與戾相因則禮記兩處皆宜音弼其訓為大者自是別解扶弗反乃毛讀非鄭讀也後世乃以為西域胡神之名而亦呼為扶弗反其即毛義乎鶴壽案說文入部佛字注見不審也从人弗聲敷勿切此作彷彿解揚雄甘泉賦仿佛其若夢字正作佛大部棄字注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遠汝弼房密切然則佛時仔肩之佛毛訓為大即說文之棄也若漢明帝夜夢金人飛行殿庭以問于朝傅毅以佛對亦

但以為天竺國之神耳未嘗訓釋其義今欲牽引毛傳以釋之似可不必

三十六字母

張守節謂孫炎始作反切反切即與字母相為表裏而孫炎不言字母至六朝僧神珙始作三十字母珙有反紐圖在唐憲宗元和以後呂新吾則云唐初僧舍利作三十字母後有僧守溫者時人呼溫首坐益以六字于是始為三十六字母謂見溪羣疑端透定泥知徹澄孃幫滂竝明非敷奉微精清從心邪照穿狀審禪曉匣影喻來日也後人好言字母似作字書者必先有字母然後能造字將倉頡四目靈光觀鳥獸蹄迹之迹以為字

者翻覺大拙作韻書者必以是為宗主視沈約輩如土苴有契丹僧行均當遼聖宗統和五年丁酉當宋太宗至道三年誤龍龕手鑑四卷共收二萬三千餘字每一音為一部一部中分平上去入始金部終雜部蓋以字母之先後為先後懶忠寺沙門智光序後附五音圖式一卷今佚朱竹垞言蒲傳正帥浙鹵首刊是書而鄭樵六書略以為聲經音緯韻學始備金章宗明昌丙辰有韓孝彥字允中改玉篇歸于五音逐三十六母中取字太和戊辰次男道昭字伯暉觀五音之篇部目尚繁今將四品隨口并入于溪雝龔依佳總歸于照麤隨鹿

走犇從羊行背篇隱注觀偏傷散在諸門十五單身覷  
 頭尾布于衆部添減筆俗傳之字少約二千續搜真玉  
 鏡之集多迭一萬取周易三百八十四爻六十甲子兩  
 數改并作四百四十四部仍依五音舊時畫段分爲一  
 十五卷取敘目爲初見祖金部爲首至日母自部方終  
 比五音舊本增加字數一萬二千三百五十餘言目曰  
 五音增改并類聚四聲篇韓道昭之部分又與行均不  
 同邪師外道自有門庭吾不知之矣鶴壽案神珙唐僧  
非六朝僧也亦非  
 作三十六字母者也李肩吾謂賈逵只有音自元魏胡  
 僧神珙入中國方有四聲反切蓋失攷耳觀神珙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序云夫欲反字先須紐弄爲初一弄  
 不調則宮商靡次昔有梁朝沈約勅立紐字之圖唐有

陽甯公南陽釋處忠此二公者又誤元和韻譜據此則  
 元和時尚未有字母也錢竹汀曰三十六字母出于僧  
 守溫唐末沙門也司馬溫公切韻指掌圖言字母詳矣  
 初不言出于梵學至鄭樵作七音略謂華人知四聲而  
 不知七音乃始尊其學爲天竺之傳今攷華嚴經四十  
 二字母與三十六字母多寡迥異四十六母梵音也三  
 十六母華音也華音疑非數奉諸母華嚴皆無之而華  
 嚴所謂二合三合者又非華人所解則謂見溪羣疑之  
 譜出于華嚴者非也特以其爲沙門所傳且襲彼字母  
 之名夾深好奇而無識遂誤認爲得自西域後人隨聲  
 附和并爲一談大可怪也言字母者謂牙舌唇之音必  
 四齒音必五不知聲音有出送收三等出聲一而已送  
 聲有清濁之岐收聲有內外之岐試卽牙舌唇之音引  
 而伸之曰基欺奇疑伊可也基欺奇希奚亦可也東通  
 同農隆可也幫滂旁茫房亦可也未見其必爲四也卽  
 齒音斂而縮之曰昭超潮饒可也將鏘戕詳亦可也未  
 見其必爲五也凡影母之字引而長之則爲喻母曉母  
 之字引長之稍濁則爲匣母匣母三三四等字輕讀之亦  
 有似喻母者古人于此四母不甚區別如榮懷與机隍  
 均爲雙聲今人則有匣喻之別矣噫嘻於戲於乎嗚呼

皆疊韻兼雙聲也。今則以意於鳴屬影母，嘻戲呼屬曉母，乎屬匣母，又如於於同聲，亦同義。今則以于屬喻母，以於屬影母，此後來愈推愈密，而古書轉多難通矣。古人因雙聲疊韻而製翻切，以兩字切一音，上一字必同聲，下一字必同韻，聲同者互相切，本無子母之別。今于同聲之中，偶舉一字以為例，而尊之為母，此名不正而語不順也。故言字母不如言雙聲，知雙聲而後能為反語。孫叔然其先覺者矣。叔然鄭康成之徒，漢魏儒家從未有讀桑門書者，而謂聲音出于梵學，豈其然乎？

蛾術編卷三十四終

蛾術編卷三十五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迮鶴壽參校

沈楸惠校刊

說字二十一

韻書功過大小書音之變且其盛而莫法其

聲成文謂之音。今人所謂韻，即古人所謂音。自皇古以來，歌謠諺語，無不有韻。詩三百，合十五國，千餘年之作，音未嘗不同。自周末諸子百家競起，下更秦漢魏晉，音且屢變，未有韻書。太古讀若汀，今則他前切矣。地古讀若墮，今則徒四切矣。沈約輩不能遠追古初，僅就魏晉



以下之音定為一書古音從此遂亾此其過也然音之  
 屢變時實為之地隔百里語音輒異豈有世歷千年而  
 音不變者約生長江左若必進復古音棘于口而熒于  
 聽惡乎可故合古俗之音而定為韻此其不得已之苦  
 心也且自韻書出而音有定準至今千百年不大變非  
 韻書之功耶假無韻書音之變且泛濫而莫知紀極矣  
 惟其有韻書以為定準故燕粵同遵朝野共守方言里  
 語不敢闌入文字如不字之變而為丩舉世通行而廣  
 韻禮韻皆不收直至韻會韻府始收入叶然此等不過  
 千百之一二耳但自有韻書而古音日微此則古韻不

可不急講也抑齊梁至今千百年唐以前韻書無一存  
 者即宋韻書雖僅存人亦莫之攷僅守黃氏陰氏指為  
 沈約韻此又今韻不可不急講也顧氏亭林始極意古  
 音然專論古音未適于用于斯時也正當參酌古今定  
 一書如邵氏古今韻略書名甚合其著書之意亦甚佳  
 惜乎猶未盡善也鶴壽案韻書之作不始于沈約文心  
 雕龍云音魏武論賦嫌于積韻而善  
 于資代晉律稱志云魏武時河南杜夔精識音韻為雅  
 樂郎中令二書雖一誤于梁一誤于唐要及魏武杜夔  
 之事俱有韻字則知此學之興蓋在漢建安中但古人  
 用韻未有平上去入之限四聲通為一音故帝舜歌以  
 熙韻起而三百篇通用平上去及通用去入者甚多各  
 如其本音讀之自成歌樂韻書起于李登呂靜諸人隋  
 經籍志云聲類十卷魏左校令李登撰韻集十卷韻集  
 六卷晉安復令呂靜撰潘徽謂二書始判清濁纔分宮

羽其時尚未有四聲之說南齊陸厥傳云永明末盛為文章吳興沈約陳郡謝朓琅邪王融以氣類相推較汝南周彥倫善識聲韻約等文皆用宮商以平上去入為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為永明體梁沈約傳亦云誤四聲譜以為在昔詞人象千載而不寤而獨得曾稔窮其妙旨自謂入神之作高祖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聖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封演聞見記又云周彥倫好為體語因此切字字皆不遵用有平上去入之異沈約文辭精拔成解音律遠誤四聲譜時王融劉繪范雲之徒慕而扇之由是遠近文學轉相祖述而聲韻之道盛行顧亭林曰江左之文自梁天監以前多以去入二聲同用以後則若有界限絕不相通是知四聲之論起于永明而定于梁陳之間也問百詩曰韻興于漢建安及齊梁開韻之變凡有四聲自梁天監上溯建安且三百有餘載矣何武帝尚問捨何謂四聲哉今案先生推許沈約為有功韻學固不待言至謂古音不可不急講則有顧氏江氏段氏之書在謂今韻不可不急講則有廣韻集韻禮韻在安所用參酌古今別定一書乎

韻書古本已亡

梁沈約撰四聲一卷著錄于隋經籍志久亡同年紀總憲昉有輯本歸田後徧訪未得陸慈切韻五卷孫恂唐韻五卷著錄于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陸慈疑即法言蓋以字行者皆亡今存者廣韻集韻禮韻予所見廣韻有顧炎武張士俊曹寅刻集韻有曹寅刻禮韻有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係宋版有郭守正重加參校歐陽德隆禮部韻略押韻釋疑係曹寅刻鶴壽案隋沈約四聲之外有聲韻四十一卷周研誤聲類李登誤韻集呂靜誤四聲韻林二十八卷張諒誤韻集八卷沒宏誤羣玉典韻五卷文章音韻二卷五音韻五卷王該誤韻略一卷楊休之誤修續音韻決疑十四卷音譜四

卷李樂誤纂韻鈔十卷四聲指歸一卷劉善經誤四聲韻略十三卷夏侯詠誤韻英三卷釋靜洪誤舊唐書經籍志自陸慈切韻之外有四聲部三十卷張諒誤韻篇十二卷趙氏誤新唐書藝文志自孫恂唐韻之外有音鈞韻音二十卷武元之韻銓十五卷元宗韻英五卷顏真卿韻海鏡源三百六十卷李舟切韻十卷僧猷智辨體補修加字切韻五卷

廣韻

廣韻宋本予從友人程際盛借得僅校孫恂敘一過旋即還之蓋宋版之下劣者不甚可據程君入京宋本不復可見康熙六年丁未刻前有正字姓名上谷陳上年祺公吳郡顧炎武寧人關中李因篤天生淮陰張弼力臣末云悉依元本不敢添改一字吳中張士俊顛三刻

者在康熙四十二年甲申滿洲曹寅子清刻于揚州者在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今以三本讐校三本同者不出惟舉其異者首有宋重修兩次敕次姓名次郭知元拾遺緒正自述一篇顧刻竝無郭知元述兼法言訥言述之文獻通攷謂有法言納言恂三敘顧刻有陳上年敘并顧後敘皆云然陳州司法孫恂唐韻敘司法宋本及顧刻作司馬上行下效宋本及顧刻效作放其有異間奇怪奇宋本誤其汝陽侯榮榮宋本及顧刻作陽四聲尋譯譯宋本及顧刻作繹其實宋本未必盡是敘後有論一段顧刻無鶴壽案宋祥符廣韻卷首題陸灋言誤本長孫訥言箋注郭知元拾遺緒正更

以朱箋三百字關亮薛岫王仁煦祝尚邱孫恂嚴寶文  
 裴務齊陳道固增加字更有諸家增字及義理釋訓悉  
 纂略備載卷中勒成一部凡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四言  
 注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封演聞見記云隋陸灋  
 言與顏魏諸公定南北音誤為切韻凡一萬二千一百  
 五十八字以爲爲文楷式而先仙刪山之類分爲別韻  
 屬文之士苦其苛細國初許敬宗等詳議以其韻窄奏  
 合而用之法言所謂欲廣文路自可清濁皆通者也後  
 有孫恂之徒更以字書中閑字釀于切韻殊不知爲文  
 之匪要是陸之略也戴東原曰廣韻字數比灋言切韻  
 增多一萬四千三十六字其二百六韻蓋灋言之舊而  
 獨用同用之注則唐初許敬宗所詳議以其韻窄奏合  
 而用之者也宋景德中就灋言韻刊益  
 至大中祥符元年改爲大宋重修廣韻

邗有二音疑廣韻爲宋人所刪

今本廣韻邗渠脂切在六脂馨字內而五支無之注云  
 盛也又縣名又姓凡三訓今韻邗在五支岐字內目支

切注云大也又舒遲免又盛也而六脂無之案詩采蘇  
 被之邗邗傳云邗邗舒遲也箋云其威儀邗邗然而安  
 舒釋文云邗巨私反幽七月采蘇邗邗傳云邗邗衆多  
 也釋文云邗巨之反一音上之反然則邗本有二音舒  
 遲則巨私反應在五支衆多則巨之反應在六脂唐韻  
 必兼收之今韻必係宋人刪去廣韻六脂中之邗并入  
 五支耳鶴壽案古音六脂與五支不通而與八微則相通詩被之邗邗采蘇邗邗皆與歸字爲韻歸字在八微若邗字在五支則不得通矣妄擬唐韻五支亦收邗字非是

顏元孫所分與廣韻異

顏元孫干祿字書于麻下列覃談次陽唐次庚青次耕

次尤侯幽次侵鹽添次蒸登次咸銜嚴凡似故欲使此  
數韻隔越不屬者不無深意蓋觀此則可知鹽添之不  
可通嚴凡而蒸登與庚耕清青了不相涉也青本獨用  
今庚下次青青下次耕似耕不可與庚同用亦與廣韻  
異至于一韻內字先後不拘如一東內先聰次功蒙叢  
次筒次童僮衷次馮次雄次蟲冲种次躬躬次雄次功蒙叢次聰  
童僮次筒次衷次蟲冲种次躬躬次雄次功蒙叢次聰  
是也幾韻本自同用者先後亦不拘如先以五支之支  
厄次以六脂之篩次以五支之筵虧規兒漸差窺羸篋  
麾撫隋隨羈祗祗卑禕次以七之之薛薛辭茲次以六

脂之者夔夔鷓鴣次以七之之鑿醫次以六脂之私糕  
次以七之之淄次以六脂之尼次以七之之蚩墮狸狸  
次以六脂之夷龜次以五支之哀次以七之之基基次  
以五支之丕平次以七之之絲疑貽詒次以六脂之齋  
是也鶴壽案夏竦古文四聲韻其次弟與千祿字書同  
鄭樵七音略內外轉四十三圖以覃談咸銜鹽添  
嚴凡列陽唐之前蒸登列侵之後與千祿字書微異徐  
錯說文篆韻譜上平聲痕部并入魂部下平聲一先二  
仙後別出三宣夏竦古文四聲韻亦有宣部  
廿三先廿四仙

吳彩鸞書切韻廿三先廿四仙見雲煙過眼錄鶴壽案  
周密所  
載迴異據魏了翁敘吳彩鸞唐韻云其部敘于二十八  
刪二十九山之後繼之以三十先三十一仙又云今韻

此後... 藏板  
降覃談于侵後降蒸登于青後升藥鐸于佰麥昔之前  
置職德于錫緝之間是彩鸞本亦同顏本次第也又彩  
鸞韻別出移鸞二字為一部注云陸與徐同今別夏疎  
古文四聲韻亦有此部彩鸞于一東下注云德紅反濁  
滿口聲自此至  
三十四之皆然

應姓平仄皆可用

應姓應字平仄皆可用左傳國語應為武王之子所封  
陸德明宋庠皆無音黃公紹韻會于蒸部應字注云人  
姓陰時夫韻府于徑部應字亦注云人姓猶枚乘乘字  
李太白作平聲讀律詩云八月枚乘筆杜子美作仄聲  
讀律詩云枚乘文章古是也

文殷叻隱問焮

朱彝尊廣韻敘云廣韻源于陸灋言切韻長孫納言為  
之箋注者其後諸家各有增加已非廣韻之舊然分韻  
二百六部未之紊自平水劉淵淳祐中始并為一百七  
韻于是合殷于文合隱于叻合焮于問盡乖唐人之官  
韻曩崑山顧處士炎武校廣韻力欲復古刊之淮陰一  
仍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  
略均其字數盡失作者之旨吳下張上舍士俊有憂之  
訪諸琴川毛氏得宋時鈔本證以藏書家所傳鈔務合  
乎景德祥符而後已潘耒敘云韻本乎聲聲之自出有  
脣舌齒牙喉之異有輕重清濁陰陽之殊其播為音也

有宮商角徵羽之辨昔人精于審音條分縷析如冬鐘必分爲二支脂之必分爲三刪山先仙必分爲四豈好爲繁瑣哉亦本其自然之音使各得其所而已後世讀字失其本音不曉分韻之故遂舉而并省之使古音之相近而不相侵者雜然混而爲一失莫甚焉賴有此書而景初立韻之部分犁然具在蓋自陸灋言等數人斟酌古今南北勒成一書歷代增修雖有切韻唐韻廣韻之異名而部分無改唐宋用以取士謂之官韻與九經同頒無敢出入宋末元初始加改并名爲并其所通用實則非通而并且闌入他韻者多矣今學詩者必宗唐

此律

卷三十五

藏板

宋而用韻不從唐宋其可乎從此書所標之通用者韻固未嘗狹也而無譌濫之失不亦善乎先師顧亭林深明音學憫學者泥今而昧古實始表章此書刻之然其所見乃內府刊本久而覺其不完作後敘以志遺憾本并後近歲來始見宋鈔本于崑山徐相國家借錄以歸張子士俊得舊刻于毛氏而缺其一帙余乃畀以寫本精加校讎梓之行世愚謂朱潘之敘皆詳雅然其言則有不可解者朱言諸家各有增加部分無改劉淵始合殷于文合隱于叻合焮于問今張刻既悉仍景德祥符之舊而上乎聲文第二十欣第十一文下注云欣同

戰術編

卷三十五

世楷堂

用上聲吻第十八隱第十九吻下注云隱同用惟去聲  
問第二十三焮第二十四皆注獨用為異曹刻同然顧  
刻則二十文獨用二十一殷獨用其上聲目錄十八吻  
十九隱吻注隱同用李因篤曰卷中十八吻十九隱各  
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此目錄乃云同  
用誤其去聲二十三問二十四焮各注獨用然則廣韻  
之文殷吻隱問焮不通甚明惟集韻平聲文第二十無  
分切欣第十一許斤切文下注與欣通上聲吻第十八  
武粉切隱第十九倚謹切吻下注與隱通而去聲問第  
二十三文運切焮第二十四香斬切問下注與焮通遂

改其舊宋版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歐陽德隆禮部  
韻略押韻釋疑與集韻一概皆同予見宋版而未及詳  
校然就今張曹諸刻正以顧刻廣韻係宋真宗景德四  
年丁未刊正摹印大中祥符元年戊申特賜名大宋重  
修廣韻而文欣吻隱之通安在復景德祥符舊規邵子  
湘目錄明言文殷各獨用合為一韻始自景祐集韻是  
仁宗景祐四年修定張曹刻其不合于景德祥符顯然  
子湘言文殷宋韻誤并此何待言特其誤不始自平水  
若廣韻則注文獨用殷亦獨用殷即欣不以文害辭子湘言之鑿  
鑿廣韻之所吻隱同用者迥非景德祥符之舊出後人



妄改也鶴壽案張氏曹氏重刻廣韻可謂好古之士但  
 改正為獨用耳先生襲朱潘二公之敘而駁之謂大不  
 合乎景德祥符之舊但竹垞所謂務合乎景德祥符而  
 後已者嘉士俊所刻得全注本非如亭林所刻為既刑  
 之本耳不在同用也且文欣吻隱之同用直至此亦何  
 宗時從賈昌朝請始有之則真宗時必不有此而字少  
 待言顧亭林音論曰唐時二一殷雖云獨用而字少  
 韻窄無獨用成篇者往往于真韻中閱一用之如杜甫  
 崔氏東山草堂用芹字獨孤及送韋明府答李滁州二  
 詩用勤字是也然絕無通文者而二十文獨用則又絕  
 無通殷者合為一韻始于景祐去聲問歟亦然惟上聲  
 今本目錄十八吻下注云隱同用其卷中十八吻十九  
 隱則各自為部不相連屬而其下各注云獨用友人富  
 平李子德因篤以為目錄誤再攷唐人如李白寄韋六  
 孫逃登會稽山杜甫贈鄭十八賁詩皆以隱韻字同軫  
 準用其不與吻同用明矣戴東原曰顧氏之辨甚詳後  
 有吳下張刻宋本廣韻文下注欣同用吻下注隱同用  
 曹刻宋本廣韻同皆景祐禮部韻略頒行後塗改之本也

衢州免解進士毛晃增修五注禮部韻略五卷男進士  
 居正校勘進于紹興三十二年壬午歐陽德隆禮部韻  
 略押韻釋疑成于紹定三年庚寅郭守正參校攷訂則  
 在景定五年甲子予雖未得見景祐四年頒行禮部韻  
 略而毛氏歐陽氏書則見之部分無改依然集韻之舊  
 也且禮部韻略與集韻同出仁宗景祐四年所修邵氏  
 云當時雖有廣韻集韻二書而廣韻多奇字集韻苦浩  
 繁不甚通行惟禮韻端為科舉設每出入一字必經兩  
 省看詳禮部頒下諸家皆仍禮韻而增損之此說甚確  
 禮韻改殷為欣文欣吻隱同用與集韻不殊而廣韻安

得與之相同必係後人妄改或謂唐韻二十文獨用二  
 十一殷獨用至宋景德祥符重修賜名大宋重修廣韻  
 以殷為太祖之父宣祖諱宏殷改為欣即變稱與文同  
 用唐韻敬第四十三映在敬部以敬為太祖之祖翼祖  
 諱改為映則通用起于景德亦未可知齊鶴壽案許觀東  
 年詔國子監以翰林學士丁度所修禮部韻略頒行其  
 韻窄者十三處許令附近通用王應麟玉海景祐中直  
 講賈昌朝請修禮部韻略其窄韻凡十有三聽學者通  
 用之兩書皆不言所并何部今以廣韻集韻目錄參攷  
 乃知所請改者殷與文同用隱與吻同用焮與問同用  
 近與物同用發與隊代同用嚴與鹽添同用凡與咸銜  
 同用儼與剡添同用范與謙檻同用醜與豔榛同用梵  
 與陷鑑同用業與葉帖同用乏與洽狎同用宋韻異於  
 唐韻蓋自此始後來平水韻持因其  
 同用之部而合之並非有所改易

唐時殷雖注獨用而字少韻窄無獨用成篇者每于真  
 韻間一用之如李白對雪餞任城六父惜別空殷勤杜  
 甫崔氏東山艸堂飯煮青泥坊底芹贈王侍御稍稍息  
 勞筋韋應物送劉評事一醉且歡欣獨孤及送義烏韋  
 明府安辭簿領勤荅李滁州憶玉潭新居馬首敢辭勤  
 顏真卿送耿漳拾遺臨水最殷勤陸龜蒙奉和寄懷南  
 陽潤卿惟種南塘一畝芹殷韻中字雜入真韻者甚多  
 而文則終不相通即東坡常潤道中有懷錢唐寄述古  
 泮宮欲采魯侯芹亦與身春人民叶也沈歸愚杜律偶  
 評乃以飯煮青泥坊底芹為尊字之誤攷水經注泥水

歷嶢柳城南魏置青泥軍于城內俗亦謂之青泥城長  
安志青泥驛在縣郭下此地乃有蓴菜乎厲鶚樊榭山  
房續集二月十三日雨中書事全首用二十文韻而未  
一韻用勤字

寒歡

凡字之為部首者尤覺顯著故集韻以二十一殷改為  
欣退殷居第二鈕然其下仍出殷字二十五寒二十六  
桓寒下注與桓通禮韻改桓為歡避欽宗諱而其下遂  
不出桓字竟刪去一韻毛晃歐陽德隆同

新添類隔

每卷下有新添類隔今更音和切數字

鶴壽案類隔更音和切如它恥

何切今託何切礪方顯切今鼻顯切是也

二僊

廣韻下平聲先第一仙第二而集韻及禮韻改二僊為  
部首以仙為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五支

廣韻下平聲宵第四肴第五而集韻及禮韻改五爻為  
部首以肴為第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鹽添咸銜嚴凡

廣韻下平聲鹽第二十四添第二十五鹽下注添同用

咸第二十六銜第二十七咸下注銜同用嚴第二十八凡第二十九嚴下注凡同用而集韻鹽第二十四下改沾為部首第二十五以添為第二字嚴第二十六咸第二十七銜第二十八凡第二十九鹽下改注與沾嚴通咸下改注與銜凡通禮韻仍廣韻之舊仍以添為部首而鹽下注與添嚴通咸下注與銜凡通則與集韻無異毛晃歐陽德隆同夫一廣韻也本係鹽添一韻咸銜一韻嚴凡一韻截分三韻而其次弟亦以是為準集韻何所見而忽改三韻以為二鹽沾嚴為一韻咸銜凡為一韻沿流直至于今其次弟亦大變深心好古之士所當

力矯其失而一以廣韻為主

鶴壽案禮韻所以升嚴為二十六者以便與鹽添同

用降咸為二十七銜為二十八者以便與凡同用豈有他哉

廣韻咸銜同用嚴凡同用試觀昌黎酬司門盧世兄雲夫院長望秋作一篇雖係七言古風然因難見巧用咸銜至十五韻而無一韻雜入嚴凡可見唐人咸與銜同用不與凡同用而凡自與嚴同用界限甚分明也惟少陵魏將軍歌七言古詩連用咸銜四韻至第五韻則入帆以其韻將轉而變至李商隱隋宮詞七言絕句云乘興來游不戒嚴九重誰省諫書函春風舉國裁宮錦半作障泥半作帆用嚴凡韻雜咸銜一韻温庭筠老君廟

七言律云紫氣氤氳捧半巖蓮峯仙掌共巉巖廟前晚  
 色臨寒水天外斜陽帶遠帆百二關山扶玉座五千文  
 字悶瑤絨自憐金骨無人識知有飛龜在石函用成銜  
 韻雜嚴凡一韻蓋晚唐人用韻始稍雜鶴壽案若以古  
 音而論不但二  
 十六成二十七銜可與二十八巖二十九凡同用并與  
 二十二覃二十三談亦可以同用昌黎望秋作偶然不  
 及嚴凡耳少陵詩用成銜  
 韻而押帆字當有以也  
 朱竹垞戲效香奩體二十六韻用成銜韻而中雜以嵌  
 凡帆飄巖竝入嚴凡蓋俗學蔽錮賢者不免但此詩專  
 以險仄之韻見長似不宜泛濫如此

迴拯等徑證澄

廣韻上聲梗第三十八耿第三十九靜第四十梗下注  
 耿靜同用迴第四十一下注獨用拯第四十二等第四  
 十三拯下注等同用去聲映第四十三諍第四十四勁  
 第四十五映下注諍勁同用徑第四十六下注獨用證  
 第四十七澄第四十八證下注澄同用集韻禮韻自梗  
 以下映以下各韻除映敬屢改外餘皆與廣韻同而集  
 韻于拯下且注云蒸之上聲拯等既蒸之上聲則迴為  
 青之上聲證澄為蒸之去聲徑為青之去聲蒸登既不  
 通庚耕清青等則拯等證澄安可與迴徑通乃黃公紹  
 遂合證澄于徑陰時夫合拯等于迴矣

鶴壽案劉淵并  
 四十七證四十  
 世楷堂

八澄于四十六徑既與禮部韻略乖違陰時夫復并四  
十二拯四十三等于四十一迴不但蒸拯證職四聲闕  
其上去且聲類隔絕等韻之學于此分梗會二攝  
而上自三百篇下迄宋淳祐前無有混而同之者

五十二儼

廣韻上聲炎第五十忝第五十一儼第五十二炎下注  
忝儼同用集韻同而禮韻則改為五十二广以儼為第  
二字毛晃歐陽德隆同

隊代廢

廣韻去聲隊第十八代第十九廢第二十隊下注代同  
用廢下注獨用張曹刻同顧刻隊與代廢同用集韻與  
禮韻同毛晃歐陽德隆竝同當以顧刻為是

鶴壽案各本隊下注

代同用顧刻隊下注代廢同用若以古音論之十八隊  
與二十廢通不與十九代通而代自與七志通若依廣  
韻原本則隊代  
同用顧刻非是

蛾術編卷三十五終

蛾術編卷三十六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林惠校刊

說字二十二

映敬屢改

廣韻映第四十三敬在第二紐為字不成顧曹刻敬字  
 成集韻與廣韻同敬亦為字不成毛晃敬在第四十三  
 映在第二紐敬為字成歐陽德隆映在第四十三敬在  
 第十四紐為字成黃公紹韻會又以敬為部首陰時夫  
 亦然此二韻者屢屢遷改總因敬為太祖祖翼祖廟諱

之故而顧曹刻與張刻參差不可解者一毛晃之不遷  
 改或因時代已遠而歐陽德隆郭守正更遠何反遷之  
 不可解者一同一遷也敬在第二紐足矣何遷至十四  
 不可解者三德隆既以映為部首而敬字為字仍成不  
 可解者四公紹等仍改敬為部首因其用字母為前後  
 不可為準若陰時夫則映仍第二紐鶴壽案隋陸法言  
 十三敬宋真宗以舉人用韻多異詔殿中丞邱雍重定  
 切韻景德四年十一月戊寅崇文院上校定切韻五卷  
 依九經例頒行祥符元年六月五日改為大宋重修廣  
 韻敬字為翼祖廟諱則頒行之時早已缺其末筆退居  
 第二紐而以映字為部首張刻仍宋本之舊顧刻係明  
 內府本故敬字成曹刻亦後來本也仁宗景祐四年翰  
 林學士丁度等承詔撰集韻寶元二年九月書成十一  
 日進呈頒行部首缺筆悉依廣韻毛晃增修禮部韻略

復以敬字為部首而映字退居第二紐其書雖在高宗  
 紹興三十二年十二月表進然本朝廟諱豈有不避之  
 理或係後人據唐韻改易之耳至于歐陽德隆之書成  
 于理宗紹定三年郭守正之書成于景定五年其以映  
 字為部首此亦仍廣韻集韻之舊惟敬字不缺末筆而  
 退居第十四紐此誠不可解者古今韻會熊忠誤韻府  
 羣玉陰時夫誤皆是元人或依唐韻以敬  
 為部首或依廣韻以映為部首無不可也

豔橋釀陷鑑梵

廣韻去聲豔第五十五橋第五十六釀第五十七豔下  
 注橋釀同用陷第五十八鑑第五十九梵第六十陷下  
 注鑑梵同用釀第五十七豔下注橋釀同用矣釀下注  
 又云鑑同用陷第五十八矣下不注同用獨用鑑第五  
 十九梵第六十鑑下注梵同用其書中卻五十五豔橋



同用五十七釀梵同用五十八陷鑑同用糾紛錯互不  
 可爬梳此紕謬之尤者至集韻改為驗第五十七以釀  
 為第二字豔下注與柶驗通餘略同禮韻卻仍廣韻之  
 舊毛晃歐陽德隆同鶴壽案禮韻始于宋景祐時而今所傳者乃毛晃增修互注與廣韻頗有不同廣韻上平聲二十一殷獨用今二十文與欣通廣韻二十四鹽二十五添同用二十六咸二十七銜同用二十八嚴二十九凡同用今升嚴為二十六與鹽添同用降咸為二十七銜為二十八與凡同用廣韻以六韻通為三韻今通為兩韻廣韻上聲十八叻獨用十九隱獨用今十八叻與隱通廣韻去聲二十三問獨用二十四焮獨用今二十三問與焮通廣韻入聲八物改為八勿廣韻八物獨用九迄獨用今八物與迄通廣韻三十帖改為三十帖廣韻二十九葉三十四乏同用今升業為三十一與葉帖同用降洽為三十二狎為三十三與乏同用廣韻

韻以六韻通為三  
 韻今通為兩韻

一書中彼此互異

更可怪者曹刻廣韻平上去目錄與顧張同獨入聲某  
 與某同用改為與某通一書之中彼此互異張刻後附  
 雙聲疊韻法等條顧曹刻無看來曹刻不及張刻張刻  
 不如顧刻惟字下注顧獨少玉海言廣韻凡二萬六千  
 一百九十四言注一十九萬一千六百九十二字今顧  
 刻僅二萬五千九百二言注一十五萬三千四百二十  
 一字注刪去者三萬八千二百七十一正文亦少二百  
 九十二言顧隨所見聞決其刪去識于卷末以志遺憾

惟顧言十干皆引爾雅歲陽而戊下不引著雍則戊字

下注本無張曹刻同

鶴壽案玉篇為字書後人于其卷末附五音聲論及沙門神珙四聲

五音九弄反紐圖況廣韻為韻書末附雙聲疊韻諸條必係相傳之本如此張氏仍之而顧曹所見本或無之耳雙聲疊韻者如平聲章字灼良切章略切先雙聲後疊韻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正紐入聲為首到紐平聲為首雙聲平聲為首疊韻入聲為首是也又有辨字五音法唇聲并餅舌聲靈歷齒聲陟珍牙聲迎法喉聲網各是也辨十四聲例法如阿哥河等並開口聲菴甘堪諳等並合口聲之類辨四聲輕清重濁法如平聲璉珍陳為輕清之真辰為重濁之類此皆有關於音韻故附在卷末孫恂所謂本乎四聲紐以雙聲疊韻欲使文章麗則韻調精明于古人耳張曹所刻廣韻係大中祥符四年陳彭年等所誤其注加詳而祥符以前別有原本注文簡要顧氏所刻者或即其本故字數獨少朱竹垞以為明內庫鏤版緣古本箋注多寡不齊中涓取而刪之恐不其然

物迄

顧張刻廣韻入聲物第八注獨用迄第九注獨用曹刻物下改與迄通集韻改為勿第八文弗切降物居第二字又于勿下注與迄通禮韻毛晃歐陽德隆及韻會與集韻同陰時夫仍舊為物

葉帖洽狎業乏

廣韻入聲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葉下注帖同用洽第三十一狎第三十二洽下注狎同用業第三十三乏第三十四業下注乏同用集韻葉第二十九帖第三十業第三十一葉下注與帖業通洽第三十二狎第三十三

乏第三十四洽下注與狎乏通禮韻毛晃歐陽德隆竝

與集韻同

鶴壽案此條亦謂顧張所刻廣韻如此周必大跋蕭御史殿試卷曰廣韻入聲三十一洽

三十二狎通用三十三業三十四乏通用自唐迄本朝天禧中皆然此舊韻也仁宗初詔丁度等撰定集韻于是移業為第三十一洽為第三十二而以狎之附之此今韻也今案據此則諸韻部分之升降皆定于景祐四年集韻與禮部韻略相同

毛晃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毛晃者本末識字讀書而好為議論即如註字說文言部竝無賈公彥儀禮疏注者注義于經下若水之注物而此書皆作註開首標題已誤如此其餘可知晃言今國子監刊行禮部韻略自元祐五年博士孫諤陳乞添

收僅得一二至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補輯所增不廣尚多闕遺如群之為羣効之為效三復三思純帛純束無所收附以至饗餼之饗惟辟之辟采薺之薺唯箴之唯脊令之令渠搜之搜摳衣之摳總統之統鼓擊之鼓迨及之迨餅餌之餅仁知之知會計之會窠地之窠膾軒之軒孫順之孫美目之盼六鑿之鑿表貉之貉重穆之穆催趨之趨鞞琫之鞞蔡放之蔡撤去之撤足躩之躩什佰之佰血脈之脈勅天之勅諸如此類韻既不收人不敢用或此有而彼無或此圈而彼否或收一而遺二或略要而泛存或同出一韻而不圈者若痿

痿杻杻之類是也或各傳兩韻而不圈者若薜薜祁祁  
之類是也或本有其字棄此而收彼者若鏤為嶠嶠之  
嶠敬為傾敬之敬歐為擊歐之歐檜為衣檜之檜執銳  
之為執銳是也如此之類不一而足重以言語有五方  
之異呼吸有輕重之殊吳楚傷于輕浮燕冀失于重濁  
秦隴去聲為入梁益平聲似去江東河北取韻尤遠魯  
魚一惑涇渭同流點畫偏旁尤多訛舛若乃釐釐宜  
倉倉番番戡戡富富堇堇之差俗所常用其失未遠至  
如支支母母及及羨美本本商商啗啗少少疋疋白白  
玉王之異闔戶闔戶之為非非左戾右戾之為ノノ月

月月月之不同戍戍戍戍之不類毫釐小誤其義遂殊  
廣韻以武移反渺瀰之瀰以房脂反輔毗之毗以符羈  
反皮革之皮陸德明以丁文反長幼之長以布內反悖  
禮之悖以丁角反樸斲之斲至于音訓差誤未易槩舉  
士不精攷雷同從之或遷就傳會易以佗字如禮部貢  
院所差試官員數校多尚可討論卽方州小郡秋舉試  
官不過三四人員既不多書亦罕備至有文理優長援  
引深邃者或以疑似暗行黜落以為與其取之有疑安  
若黜之無罪臣每觀此為之大息故以十年之力增修  
四聲之譜紬其端緒貫穿經傳貳以古今字書諸儒音

釋互加攷證凡九經子史倉雅方言中遺漏要字定其  
可否參入逐韻凡增入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圈一千六  
百九十一字正四百八十一字筆畫有害于義者悉正  
之反切有礙于音者悉易之或一字數音傍韻失收者  
亦皆增入元不圈者悉圈之有字同義同同在通用之  
內其音雖異而不可雙押者或舉其重或存其一有同  
音互用字異而元有圈者去之仍于字下互注音切及  
諸義訓辯釋疑似訂正是非庶令新學士子開卷曉然  
不至誤用主司攷校亦無所疑晃言就中豈無小益然  
鉤爬析亂冰碎瓦裂學識不精枉自嘵嘵饒舌可厭極

矣卽如東與東如何分別而爲加圈書中如此者甚多  
恫字注云痛也說文作侷攷說文人部恫字注大息詩  
曰神罔時恫他紅切侷痛也他紅切恫痛也他紅切此  
字毛鄭皆訓痛而說文引詩在恫下不在侷下疑當爲  
大痛各從其家法毛晃妄言說文作侷攏字注云養獸  
檻也牢也元有圈今正所謂元有圈今正實不可解旣  
有朦字公然增入朦字旣有總字公然增入摠字又冲  
字下增入冲字注云同上引詩鑿冰冲冲从冰攷唐開  
成石經鑿冰冲冲从水竝不从欠隨口妄造但求字多  
其妄一至于此癘字注病也亦作瘥又增入瘥字并有

重增之字如東韻內增濃字云奴同反其敢于勅說肆

無檢制如是即一韻觀之餘可類推鶴壽案有景德韻略而後有景祐禮

部韻略有大宋重修廣韻而後有寶元集韻宋真宗景

德四年龍圖待制戚綸等承詔詳定考試聲韻誤韻略

五卷綸等以殿中丞邱雍所定切韻同用獨取切韻要

定條例參定崇文總目曰雍誤韻略五卷略取名韻略

字備禮部科試是時無禮部韻略之稱其書但名韻略

與所校定切韻同日頒行明年切韻改賜新名廣韻而

廣韻略為景德祥符間詳略二書至仁宗景祐元年

詔直史館宋祁鄭戩國子直講王洙刊修廣韻略命

知制丁度李淑詳定祁等言多疑混字舉人誤用故也

四年以丁度所修韻略五卷頒行改稱禮部韻略景祐

初宋祁鄭戩諫言見行廣韻乃陳彭年邱雍等景德未

重修繁省失當有誤科試乞別刊定即詔祁戩與賈昌

朝同修而丁度李淑典領之寶元二年書成賜名集韻

而集韻禮部韻略為景祐寶元間詳略二書其同用獨

韻例非復切韻之舊次第亦稍有改移矣初賈昌朝言

韻略多無訓釋疑混聲重疊字舉人誤用故詔度等刊

定窄韻十三處許附近通用混聲重聲具為解注哲宗

元祐五年太學博士孫諤等言韻有一字一義而兩音

者有合用而私相傳為當避者有合押而禮部韻或不

收者請附入韻略高宗紹興十一年進士黃啟宗隨韻

補輯尚多闕遺三十二年毛晃上增修互注禮部韻略

原本九千五百九十字除晃所增外其子居正復增一

千四百有二字十四年知

榮州楊樸上禮部韻括遺

韻會韻府從略

若韻會之更亂音紐次敘別為前後者其先後既不可

復尋小小異同固無庸備言即韻府既遵改并亦可從

略鶴壽案古今韻會三十卷元熊忠誤楊慎以為黃公

紹作非也先是金韓道昭誤五音集韻十五卷所收

之字采諸廣韻集韻并舊韻二百六部為一百六十部

改舊韻之字紐以三十六母分為四等配隸以為見溪

羣疑牙音也端透定泥舌頭音也知徹澄孃舌上音也

幫滂並明重唇音也非敷奉微輕唇音也精清從心邪

世楷堂

齒頭音也照穿牀審禪正齒音也曉匣影淺喉音也喻  
 深喉音也來日半徵半商音也熊忠之書字紐用韓道  
 昭例部分用平水韻合并之例而古韻書之門目次第  
 于是盡變戴東原曰經傳字音漢儒箋注但曰讀如某  
 魏孫炎始作反語厥後攷經論韻踵相師法雖孫氏以  
 前未嘗有然言詞緩急矢口得聲如蒺藜為茨奈何為  
 那之焉為旃者與為諸之於為諸之類反語之法適與  
 此合宋元以來競謂反切之學起于釋神珙傳西域三  
 十六字母于中土珙之反紐圖今俱存其在唐憲宗  
 元和以後其圖祖述沈約遠距反語之興已六七百載  
 而字母三十六定于釋守溫又在珙後故唐人書絕不  
 聞語涉字母宋中葉始盛傳其次弟先後各殊且所分  
 唇齒喉舌牙及傳會宮商角徵羽祇牾違異反切之興  
 本于徐言疾言雙聲疊韻學者但講求雙聲不言字母  
 可也韻府羣玉二十卷不  
 過兔園冊子何足道哉

每韻款式顧刻與張曹不同

顧刻廣韻每韻皆別為一行隔斷書之但獨用者則然

一東下注云獨用若同用者則不別為一行惟于二冬  
 下注云鍾同用此下提行起云云而其下加一圈然後  
 繼之以鍾後仿此于平列之中寓判別之道多少分明  
 顧自言不敢添改一字則此必悉仍宋版李因篤云各  
 自為部不相連屬下注獨用是也張刻一槩混載俱用  
 提行另起惟卷首目錄注獨用同用字曹刻第一行一  
 東照顧刻例其餘獨用同用者一槩俱用提行另起二  
 冬既用二〇冬注鍾同用矣下又以冬字重起此下同  
 用之鍾字別為魚尾文〇下出鍾字不似部首之複用  
 冬字此皆非宋本規模必係張曹別加更定遠不如顧

刻之精

壬子新刊禮部韻略

邵子湘云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宋淳佑閒江北平水劉淵增修韻目元二百六部不知的起何時大較隋唐以來有之其獨用同用字或是唐人注以便聲律之用平水劉氏始盡并同用之韻為一百七部愚謂淳祐作淳佑子湘誤也劉淵書稱壬子新刊壬子淳祐十二年理宗在位之二十八年此在紹定之後景定之前歐陽氏書不過發明禮部韻略其分部仍二百有六劉淵雖并之特以便于窗下私用之本而官韻二百六部仍

不能改故理宗末年重校押韻釋疑者不改其舊未嘗

從劉淵也

鶴壽案增修校正押韻釋疑五卷宋歐陽德隆撰郭守正增修是書為禮部韻略而作乃

場屋所用之書故仍二百六部之舊

以上所攷自謂得之乙卯冬聞有黃堯圃買得元刻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五卷其敘略云近平水書籍王文郁檣新韻見頤菴老人曰稔聞先禮部韻或譏其嚴且簡今私韻歲久又無善本文郁累年留意隨方見學士大夫精加校讎又添注語既詳且當不遠數百里敬求韻引僕嘗披覽貴于舊本遠矣正大六年己丑季夏中旬中大夫前行右司諫致仕雲閒許古道真書于嵩郡隱



者之中和軒有印記云大德丙午重刻新本平水中和軒王宅印此敘文理荒謬不通固無足責但此書如果係并合二百六以為一百七則敘文正當發揮其義乃一字不提中間禮部韻及私韻兩言是為喫緊着目語所刻仍自居于私要之竝不言其并合也書籍大約是開書坊之人貴于舊本大約是勝于舊之意所最可怪者劉淵書刻于淳祐壬子而此書乃金哀宗正大六年己丑所刻先于淳祐壬子二十一年若然是劉襲王非王襲劉也元大德丙午又在其後七十七年而其在平水則同中和軒乃在嵩郡與平水相去數百里而平水

王宅亦稱中和軒種種錯誤予未見元刻但從友人傳

鈔一二姑識于此

鶴壽案黃公紹謂毛晃增修禮部韻略劉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互有增

字續降一百六十三字補遺六十一字而毛晃自謂增一千七百一十字劉氏增四百三十六字而毛晃自謂增二千六百五十五字公紹之言誤也先生謂許道真之敘文理荒謬不信其事錢竹汀則云古韻分二百六部唐宋相承雖先後次第及同用獨用之注小有異同而部分無改元黃公紹古今韻會始并為一百七韻蓋循用平水韻次第後人因以并韻歸之劉淵今淵書已不傳據韻會凡例稱江南監本免解進士毛氏晃增修禮部韻略江北平水劉氏淵壬子新刊禮部韻略每韻所增之字于毛氏韻于劉云平水韻則淵不過刊是書者非著書之人矣余嘗于吳門黃孝廉丕烈齋頭見元槧本平水韻略卷首有河閒許古敘乃知為平水書籍王人也己丑在壬子前二十三年其時金猶未亡至淳祐壬子則金已為劉氏書也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其敘故公紹以為劉氏書也王氏平水韻并上下平聲

各為十五上聲二十九去聲三十入聲十七皆與今韻  
 同文郁在劉淵之前則謂并韻始于劉淵者非也論者  
 又謂平水韻并四聲為一百七韻陰時夫又并上聲拯  
 等入迴韻今攷文郁韻上聲拯等已并于迴韻則亦不  
 始于時夫矣

元版古今韻會舉要

古今韻會舉要三十卷有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  
 劉辰翁敘成宗大德元年丁酉熊忠敘文宗至順三年  
 壬申余謙敘順帝元統三年乙亥李朮魯翀敘又有書  
 坊陳宗禁約翻刻告白一通此書全以三十六字母為  
 主劉辰翁敘謂吾夫子之教不能過跋提河一步者以  
 字不以聲也此等邪說殊為可惡隋書已有婆羅門書

為之先導矣

自壬子新刊禮部韻略出官韻仍不改首先遵用者韻  
 會也其韻例云舊上平下平上去入五聲凡二百六韻  
 今依平水韻并通用之韻為一百七韻又云舊韻上平  
 聲二十八韻下平聲二十九韻上聲五十五韻去聲六  
 十韻入聲三十四韻然舊韻所定不無可議如支脂之  
 佳皆山刪先僊覃談本同一音而誤加釐析如東冬魚  
 虞清青至隔韻而不相通近平水劉氏壬子新刊韻始  
 并通用之類以省重複上平聲十五韻下平聲十五韻  
 上聲三十韻去聲三十韻入聲一十七韻今因之然韻

會自謂為韻學而作東冠以公冬冠以攻原非為場屋  
應舉而設則置而不論可矣

蛾術編卷三十六終

蛾術編卷三十七

嘉定王西莊先生原本

吳江

迓鶴壽參校

沈懋校刊

說地一

尚書禹貢導山

禹貢導岍及岐至至于敷淺原偽孔分十二節此皆言  
導山也古本墜落鄭注凋零首節偽孔傳曰更理說所  
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疏曰上文每  
州說其治水登山今更條說所治之山本以通水舉其  
山相連屬言此山之旁所有水害皆治訖也此非鄭康

成義鄭曰四列導岍為陰列西傾為次陰列嶓冢為次陽列岷山為正陽列案鄭云四列者鄭以下文導水就水之原委言則此導山就山之首尾脈絡言也導岍為陰列云云者西北為陰東南為陽也漢天文志云中國山川東北流其維首在隴蜀尾沒于勃海碣石本史記天官書今鄭此注所分岍山西傾山嶓冢山岷山皆在隴蜀正所謂維首鄭順經文前後言之其實當先正陽次次陽次正陰次陰列而至于碣石入于海正居陰列之末所謂東北流尾沒于勃海碣石者鄭注與史漢合此古義也馬曰三條導岍為北條西傾為中條嶓冢為南條馬

云三條者漢志有北條荆山南條荆山有北有南有中可知是古有此說但以嶓冢岷山二列并為一條恐不如鄭義長也據鄭義則傳疏不可用矣且如前一段歷敘諸山至至于碣石而云入于海傳曰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疏曰云此山連延東北接碣石而入滄海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又解治水言山之意百川經此眾山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也謂漳潞汾涑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涉出王屋淇近太行恒衛濬沱滹易近恒山碣石之類也案傳

云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導山本言山脈傳言治山  
旁水與鄭異觀經言逾于河又云過九江自是言山之  
脈江河不能斷而逾之過之天文志云尾沒于勃海則  
經云入于海亦是山脈盡于此故云入非言水入傳非  
是疏附會爲漳潞諸水皆非也且導山諸節所舉之山  
在平陸距水次絕遠者多矣豈皆濱臨大川者知馬鄭  
古注不可易也又如西傾朱圉鳥鼠傳于西傾朱圉牽  
引積石疏申之以爲河所經河自積石以東勢皆向北  
西傾朱圉皆在河之南相距數百里安得爲河所經又  
云鳥鼠渭水所出但言治渭之功而舉鳥鼠雍州已言

之下文導渭又詳言之此處言鳥鼠又爲治渭何不憚  
煩耶若依鄭馬以山脈言則非爲治山旁之水何須妄  
引總因僞孔廢四列三條不用別創新說遂生支蔓或  
又添出導西傾之洮水白水欲補經所不及增成傳義  
強作葛藤尤贅說也又鳥鼠在渭源朱圉在伏羌若從  
傳爲治山旁水則自西而東應先鳥鼠後朱圉或遂疑  
經文誤倒亦是惑于導山卽所以導水之故耳若以山  
脈言則通典天水郡上邽縣有朱圉山九域志秦州成  
紀縣有朱圉山岷州大潭縣有朱圉山紛紛不一是朱  
圉山脈繇亘于伏羌西南者安知與鳥鼠不可錯舉耶

必執班志梧中聚以為村落中一小山亦非又如熊耳  
 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傳曰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于  
 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互相備愚謂治山旁水一語  
 便已了然何勞複舉只因晉初真書已亾皇甫謐一輩  
 人造偽古文增多二十五篇并造偽孔傳無柰鄭注入  
 人已深恨不遂條皆與立異而勢不能若此導山改作  
 治山旁水自矜創獲遂不覺言之重累至此試思如陪  
 尾在今安陸縣北六十里淮水竝不經此山則經自據  
 山脈言之何得云舉施功之山列所治水于下耶凡治  
 水施功之次先下流不先上源九州之次由東及西者

以九州之次即治水施功之次也今導山則皆由西而  
 東明係指山脈言若云治山旁水則是施功先上源矣

豈可通也

鶴壽案山以石為體其首尾脈絡之自西南

則禹貢所謂導山原從導水起見也禹貢云禹敷土隨  
 山刊木鄭注云敷布也布治九州之水土必隨州中之  
 山而登之除木為道以望觀所當治者則規其形而度  
 其功焉經但言敷土而鄭必言布治水者明導山專  
 為導水也謂望觀所當治非即望觀水道邪平地不能  
 遠觀登高可以四望禹當日每至一州必先擇其山之  
 最高大者刊木通道登而望之以見其水當治然後鳩  
 眾施功是導山未有不為導水也然如先生所云導  
 山之首尾脈絡獨不思山為定體其首尾脈絡自開闢  
 以來已一定不移非如水之流行不定有壅塞橫決之  
 患可以疏而通之者也禹雖通神豈能使其首之在隴  
 蜀其尾之沒勃碣者有所變更哉即其中閒脈絡綿亘  
 亦豈能如呂梁龍門一鑿之哉若謂導山不過刊其  
 樹木則一樵夫能為之且有伯益在若謂導山不過尋

其脈絡而與導水無涉則是郭景純陸鴻漸之所為而禹何暇及此也但當時所導之山只就一州中之最高大者登之以審一方之形勢而不論其山苟之有水無水偽孔傳于導山諸節釋以治山通水于事甚合唯正義必云此山之苟所有水皆治訖也而并舉某水在某山苟以實之遂至授先生以口實矣至禹導山之次第亦必自東而西首冀次沈以訖于雍及至水患既平之後史官紀事從頭至尾乃就山之首尾脈絡而云導所及岐至于敷淺原猶之治水自冀次沈以訖于雍先散見于各州又總敘于篇末則云導河積石又東北入于河耳不然九州大矣禹豈導水先自東而西巡行一徧導山又自西而東巡行一徧哉

禹貢九州

禹貢冀州鄭曰兩河閒曰冀州案兩河閒曰冀州者爾雅釋地文彼郭璞注云自東河至西河東西皆據冀州言河自積石龍門南流為西河至華陰東經底柱孟津

過洛汭為南河至大伾北過降水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海為東河然則東河之西西河之東為冀

州惟言兩河閒不言南河南河之北從可知也鶴壽案

州之界限必先定其四至而後及其八到先生所著尚書後案于禹貢九州之界限未能言之鑿鑿今為補攷于左冀州東以大陸為界道河云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漢志鉅鹿縣大陸澤在北蓋自昌黎始碣石與青分界自樂亭至寧河沿逆河北岸自天津至內黃沿大河西北岸至濬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孟津為界道河云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蓋自濬縣始河與沈分界自汲縣至芮城沿河北岸至永濟止河折而東也西以壺口為界冀州云壺口漢志北屈縣壺口山在西南蓋自永濟始河與豫分界自臨晉至河曲沿河東岸至偏關止河自此入塞也北以雁門為界冀州云夾右碣石入于河鄭注禹由碣石西北行盡冀州之境北山經碣石之山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雁門之山蓋自偏關始河與雍分界自平魯至盧龍據雁門東西相望至昌黎

止碣石所在也

沛河惟沅州鄭曰言沅州之界在此兩水之間案沛自滎至荷此沅州之西南與豫分界處自荷至會汶則南與徐分界處自會汶後東北行則東與青分界處河自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

于海此沅州之西北與冀分界處故鄭云云也鶴壽案沅州東

北以勃海為界道河云同為逆河入于海史記漢志作入于勃海蓋自天津始河與冀分界自靜海至利津沿勃海西岸此就今至樂安止沛自此入青也東南以沛北為界道沅水云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漢志沅水東至琅槐入海蓋自樂安始沛與青分界自博興至東阿沿沛西北岸至東平止沛于此會汶也西南以雷澤為界沅州云雷夏既澤漢志成陽縣雷澤在西北蓋自東平始沛與徐分界自壽張至滑縣據雷夏東西

相望至延津止河自此東北也西北以九河為界沅州云九河既道鄭注今河間弓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自延津始河與冀分界自滑縣至靜海沿河東岸至天津止其東逆河已淪于海也

海岱惟青州鄭曰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案前志齊

地皆屬青州齊風釋文云齊地在禹貢青州僖四年傳

管仲曰召康公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襄二十九年傳

表東海者其太公乎是青境東自海也爾雅九州無青

州而曰齊曰營州注云自岱東至海疏云營州即青州

地彼從西數至東故云自岱東至海此從東數至西故

云自海西至岱也鶴壽案青州東北以濼水為界禹貢

濼水出衛皋東注勃海蓋自撫寧始其西南即冀州碣石自臨渝至廣寧據濼以西自開元至海城據濼以東



自蓋平至寧海沿勃海東岸越海至壽光止與寧海對  
 岸也東蓋自壽光始海與沈分界自維縣至榮成沿勃海  
 之東蓋自文登至膠州沿東海岸北岸至諸城止琅邪所在  
 南岸自文登至膠州沿東海岸北岸至諸城止琅邪所在  
 也西南以岱山為界青州云岱畎絲枲鉛松怪石漢志  
 博縣岱山在西北蓋自諸城始琅邪與徐分界其西莒  
 州淮水所出之屋山所在自安邱至平陰據岱山東西  
 相望至東阿止其南即徐州東原也西北以沂南為界  
 青州云浮于汶達于沛水經沛水出共山南東邱絕鉅  
 野澤注勃海蓋自東阿始沛與沈分界自平陰至樂安  
 沿沛南岸越海至撫寧止與樂安對岸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鄭曰徐州界又南至淮水案蒙上海

岱青州之文故言又也于青州既言東自海西至岱則

于徐州亦必以海岱分東西鶴壽案徐州東以羽山為

祝其縣禹貢羽山在南蓋自日照始其東北即青州琅

以淮北為界道淮云東入于海漢志淮水至淮浦入海  
 蓋自安東始淮與揚分界自山陽至鳳陽沿淮北岸至  
 懷遠止淮折而東也西以大野為界徐州云大野既豬  
 漢志鉅野縣大野澤在北蓋自懷遠始淮自此再東自  
 宿州至嘉祥據河水東南與西北相望其北鉅野大野  
 所在至鄆城止其西南即豫州荷澤也北以東原為界  
 徐州云東原底平鄭注今東平郡即東原蓋自鄆城始  
 與豫州荷澤分界其北東平原所在自泰安至莒州  
 與青州岱山南麓相距至日  
 照止其東北即青州琅邪也

淮海惟揚州鄭曰揚州界自淮而南至海以東也案海

岸雖自東北迤而南而篇末云東漸于海則青徐揚之

海皆主東言故鄭云至海以東也鶴壽案揚州東以震

底定震澤東二百餘里即海岸蓋自阜寧始淮與徐分  
界自鹽城至福鼎沿東海岸西岸至霞浦止海折而西南  
也南以海北為界海內南經三天子鄆山在閩西海北  
水經贛水出聶都山東北注江海北謂揚州東南隅蓋

自霞浦始與東海分界自寧德至潮陽沿南海北岸自揭陽至大庾羣山綿亘至崇義止聶都所在也西以彭蠡為界揚州云彭蠡既豬水經注贛水總納十川俱注于彭蠡蓋自崇義始聶都與荆分界自大庾至南昌沿贛江東岸自新建至六安據彭蠡南北相望至霍邱止其北即淮也北以盩山為界皋陶謨禹曰娶于塗山兪山在淮水東岸蓋自霍邱始淮與豫分界自壽州至山陽沿淮南岸至阜寧止淮自此入海也

荆及衡陽惟荆州鄭曰荆州界自荆山南至衡山之陽

案地理志禹貢南條荆山在南郡臨沮縣東北衡山在

長沙國湘南縣東南今湖北襄陽府南漳縣有荆山本

漢臨沮地湖南衡州府衡山縣有衡山本漢湘南地鄭

意荆州北界起自荆山不越荆山而北自此而南其南

界則越過衡山之南也鶴壽案荆州東以九江為界荆州云九江孔殷劉歆以為湖漢

九水入彭蠡澤蓋自固始始淮與揚分界自商城至黃梅南值九江自德化至大庾沿九江西岸至崇義止其南即揚州聶都也南以衡陽為界禹貢疏荆州南過衡山顏籀謂五嶺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蓋自崇義始與揚聶都分界自桂東至全州據衡陽騎田諸嶺為限至興安止五嶺自此起也西以蒼梧為界海內經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蒼梧在荆州西南隅蓋自興安始其東北即蒼梧自城步至巴東其南值蒼梧至房縣止荆山之首景山所在也北以荆山為界道蟠冢云至于荆山漢志臨沮縣荆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景山與豫分界自保康至應山據荆山西南與東北相望自信陽至光州沿淮南岸至固始止淮自此入揚也

荆河惟豫州鄭曰豫州界自荆山而北至于河案南條

荆山其陰為豫州其陽為荆州乃豫之南界鶴壽案豫州東以孟

豬為界豫州云道河澤被孟豬漢志睢陽縣盟諸澤在東北蓋自河澤始河澤與徐分界自定陶至虞城孟諸所在自夏邑至阜陽北值孟豬至潁上止其東南即淮也南以桐柏為界道淮云自桐柏蓋自潁上始淮與揚

分界自阜陽至桐柏沿淮北岸自唐縣至保康東北值  
 桐柏至房縣止其南即荆州景山也西以熊耳為界道  
 雜云自熊耳漢志盧氏縣熊耳山在東北蓋自房縣始  
 與荆州景山分界自鄖縣至閬鄉據熊耳南北相望至  
 潼關止其西即雍州華山也北以大塚為界道河云東  
 過頽河至于大塚鄭注大塚在修武武德之界蓋自潼  
 關始河與冀分界自閬鄉至陽武沿河南岸自封邱  
 至東明東值荷澤至荷澤止涉自此入沈與徐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鄭曰梁州界自華山之南至于黑水

也案鄭意非謂梁之黑水但以為南界蓋黑水在西徼

外故梁雍皆以是為西界但梁在華陽雍在華陰故雍

但以為西界梁則兼以為西南界因對華山言故云南

也鶴壽案梁州東以華陽為界禹貢疏梁州東據華山

界自商州至竹山皆在華山之陽至巫山止江自此出

峽也南以黑水為界書古文訓梁州南距黑水今瀘水

也蓋自巫山始江與荆分界自奉節至宜賓沿江北岸

至屏山止黑水自此與江合流也西以懿山為界梁州

云岷嶓既欽漢志湔氏道縣嶓山在西徼外蓋自屏山

始黑水南與邊界自犍為至崇慶據蔡蒙南北相望自

灌縣至松潘沿江東岸自平武至階州南值岷山至禮

縣止東值嶓冢也北以嶓冢為界西山經嶓冢之山郭

璞注今在氏道縣南蓋自禮縣始其北即雍州朱圉自

秦州至兩當其西嶓冢所在自鳳縣至商州與雍州終

南諸山南麓相距至雒南

止其北即雍州華山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鄭曰雍州界自黑水而東至于西河

也案鄭意以黑水在西徼外梁雍二州之西境皆至此

為界義已詳梁州也鶴壽案雍州東以西河為界道河

谷始河與冀分界自神木至朝邑沿河西岸至華陰止

漢志武功縣太壹山古文以為終南山蓋自華陰始華山

黑水自此南行徼外也西以黑水為界道黑水云至于  
 三危晉地道記首陽有三危山蓋自渭源始三危西與  
 邊界自狄道至武威豬野上源谷水所出東南值三危  
 至鎮番止豬野所在也北以豬野為界雍州原隰底績  
 至于豬野漢志武威縣休屠澤在東北古文以為豬野  
 蓋自鎮番始豬野北與邊界自中衛至定邊漆沮所出  
 西北值豬野自靖邊至神木東北  
 值河首至府谷止河自此入塞也

九州未言水道

鄭于冀州未注云治水既畢更復行之觀地肥瘠定貢  
 賦上下然則每州之下浮于云云皆是巡行州境荊州  
 言浮于江沱潛漢則荊州之境巡行已徧洛與南河是  
 豫州地非荊州地矣逾洛至南河者為將治豫故經敘  
 荊州之下即記豫州也此篇九州先後之次即是禹施

功之次水害大河尤甚禹先治河治所經地冀兗最下  
 兗既淪沒冀為帝都故先治冀次及兗次乃由青而徐  
 而揚東方三州皆瀕于海水之委也故亦早治之揚則  
 跨大江而南盡東南之地矣循揚而上故及荊豫梁州  
 之地少汎濫之水其功可緩故荊既治次及豫然後治  
 梁雍州田上上故治之最後也近儒之說似以每州貢  
 物皆會聚于州牧而總共運載至帝都者彼意蓋以一  
 州土物產不一處必有總辦之人自然是州牧總共斂  
 集用巨艦裝載物既累陸船又重大必須代為籌畫便  
 近道路無如禹時沛漂未必相通而近儒于兗徐則鑿

鑿尋出二水相通之道矣禹時江淮不通故近儒于揚州則竟謂禹之貢舟用海運入淮矣漢洛不通必須陸路乃代為籌畫忽添出丹水一層謂由漢入丹由丹至冢領山然後入洛矣梁州沔渭亦斷不能通則硬說禹時褒斜必有相通之道并謂其必有巧妙之法使舟可踰嶺而達從沔溯褒入斜以通渭矣至雍州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只得強改孔傳逆水西上作逆水而上謂是南北兩路貢船會于渭汭一并轉東進京矣宋學之為經害甚矣哉

爾雅釋地九州

釋地九州兩河閒曰冀州郭璞注自東河至西河此蓋殷制孫炎李巡竝同舜肇十有二州鄭注謂舜于舊九州外分青州為營州冀州為并州幽州至夏仍合為九州禹貢無幽并二州則幽并之地并入于冀爾雅有幽州無并州則幽州兼有并州之地周分置幽并二州俱在

禹貢冀州域內是殷周冀州視夏制差小

鶴壽案先生敘釋地九州

即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但邵氏所言于殷代九州之界限亦未全備今為補攷于左冀州東以東河為界王制自東河至于西河鄭注冀州域蓋自深澤始虢沱河與幽分界自晉州至鉅鹿據大陸南北相望自廣宗至內黃沿河西岸至濬縣止河折而東北也南以清河為界王制自恒山至于南河鄭注冀州域自濬縣至永濟與夏冀州同西以梁山為界爾雅梁山晉望也梁山在河西蓋自永濟始河與雍分界踰河經邵陽韓城梁山所

在隴河自吉州至保德沿河東岸至河曲止東值幽州  
燕京也北以霍山為界爾雅西方之美者有霍山之珠  
玉焉郭璞注今在永安縣東北蓋自河曲始河與雍分  
界東至五寨東值幽州燕京自寧武至霍州沿汾水西  
岸自沁原至平定西南值霍山自孟縣至  
無極沿序沱南岸至深澤止南值大陸也

河南曰豫州注自南河至漢禹貢豫州以荆山之北為  
界爾雅豫州以漢水之北為界夏殷殊制職方云河南  
曰豫州正南曰荊州則周時荊州兼有漢北之地與殷  
制異郭知自南河至漢者以豫州居冀荆之閒其界為  
南河之南漢水之北也周禮疏云周之雍豫兼梁州之

地爾雅無梁州則殷之豫州亦兼梁地鶴壽案豫州東  
以南薄為界書

序湯始居亳皇甫謐曰亳今穀熟縣是也蓋自曹縣始  
與沈州陶邱分界自商邱至信陽據南薄東北與西南

相望自應山至孝感南值沔口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  
也南以漢上為界伊尹書果之美者漢上石耳蓋自漢  
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漢川至徽縣沿漢北岸其西北成  
縣至秦州止漢于此發源也西以華山為界爾雅西南  
之美者有華山之金石焉淮南子注今華陰南山蓋自  
秦州始與荊州啻冢分界東南至兩當西值啻冢自鳳  
縣至華州與雍州終南諸山相距至華陰止華山所在  
也北以河南為界王制自南河至于江鄭注豫州域蓋  
自華陰始華山與雍分界東至雒南西北值華山自蘭  
鄉至鞏縣沿河南岸自汜水至杞縣據圃田左右自蘭  
陽至考城東北值沈州陶邱也

河西曰雍州注自西河至黑水職方云正西曰雍州殷

周雍州俱兼梁州之地與禹貢異鶴壽案雍州東北以  
河西為界爾雅河西

嶽河西者龍門河之西蓋自靖邊始西值焦獲自懷遠  
至府谷據河首東北與西南相望自神木至宜川沿河  
西岸至洛川止其東即冀州梁山也東南以揚跨為界  
爾雅秦有揚跨晉書地道記潼關是也蓋自洛川及澄

城始東值冀州梁山自朝邑至潼關沿河西岸自華陰至渭南南值豫州大華少華自藍田至鄧縣據終南諸山南麓自岐山至清水西值荆州岢冢至秦州止其西南即岢冢也西南以黑水為界水經若水至朱提縣西為瀘江水瀘江即黑水蓋自秦州始西漢與荆分界自禮縣至巴縣沿西漢西岸自江津至屏山沿黑水所合之江北岸自捷為至茂州北值岷山至松潘止岷山所在也西北以焦獲為界爾雅周有焦獲在今固原州西北蓋自松潘始岷山西與邊界自平武至寧遠南值岷山自龍西至中衛據焦獲南北相望自靈州至靖邊止西值焦獲也

漢南曰荆州注自漢南至衡山之陽殷時荆州以漢水為界則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於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於豫州視夏制差小謂凡在漢水以南皆屬荆州其南界則越過衡山之陽也

鶴壽案荆州東以雲夢為界爾雅楚有雲

夢在今監利縣南石首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嘉魚至瀏陽據雲夢南北相望至醴陵止西值衡山也南以衡山為界王制自江至于衡山鄭注荆州城蓋自醴陵始衡山與楊分界自湘潭至溆浦據衡山東西相望自沅陵至巴東東南值衡山自巫山至長壽沿江北岸至巴縣止西漢自此入江也西以漢為界漢志西縣岢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南至江州入江蓋自巴縣始西漢南與邊界自合州至禮縣沿西漢東岸至秦州止西漢于此發源也北以河漢為界漢志武都縣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地說漢與江合于衡北翼際山岢冢自秦州及成縣始漢與雍分界自徽縣至漢川沿漢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

江南曰揚州注自江南至海殷制割淮南江北之地以屬徐州故揚州以江為界兼有大別以東之地

以會稽為界爾雅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郭璞注今在山陰縣南蓋自太倉始江與徐分界自鎮洋至福鼎沿東海西岸至霞浦止海折而西南也南以越為界呂氏春秋東南為揚州越也自霞浦至崇義與夏揚

州同西以漢東為界左傳漢東之國隨為大漢水以東皆揚州地蓋自崇義始其東大庾嶺南與邊界自龍泉至江夏北值漢入江處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北以江南為界左傳田于江南之夢江南謂北江之南蓋自漢陽始漢與徐分界自武昌至昭文沿江南岸至太倉止江自此入海也

沛河間曰沅州注自河東至沛殷制與夏同職方云河

東曰沅州賈疏周之沅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沅州之

域河東與冀分界沛自熒至荷西南與豫分界自荷至

會汶南與徐分界會汶後東北行東與營分界鶴壽案

北以斥山為界爾雅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隋志文登縣有斥山蓋自遵化始與幽州燕山分界自遷安至盧龍折而南至昌黎碣石所在越海至樂安止與昌黎對岸也東南以沛西為界左傳追戎于沛西杜預注沛水之西蓋自樂安始沛與營分界自博興至鄆城沿沛北岸及西岸至鉅野止沛于此絕大野也西南以

大野為界爾雅魯有大野郭璞注今鉅野縣東北大澤蓋自鉅野始大野與徐分界西南至定陶沿沛北岸自荷澤至熒陽約沛伏流至汜水止沛自此出河也西北以河東為界呂氏春秋河沛之間為沅州高誘注河出其北蓋自汜水始沛與豫分界自熒陽至鉅鹿沿河東岸自南宮至東鹿庠沅河所經南值河自安平至天津沿庠沅河南岸越海自豐潤至遵化止與幽州燕山東麓相距也

沛東曰徐州注自沛東至海殷仍夏制職方云正東曰

青州其山川皆禹貢徐州之域周無徐州蓋以徐為青

也徐與沅以沛為界自沛而東兼有淮南江北之地與

揚州分界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州地故其澤藪曰望

諸殷為徐州則望諸亦當在境內鶴壽案徐州東以東

至于東海鄭注徐州域蓋自日照始海與營分界自贛

榆至通州沿東海西岸至海門止江自此入海也南以



北江為界禹貢東為北江漢志鮎陵縣北江在北蓋自海門始江與揚分界自通州至黃陂沿江北岸至漢陽止漢自此入江也西以孟豬為界爾雅宋有孟諸郭璞注今在睢陽縣東北蓋自漢陽始漢與豫分界自黃陂至虞城孟諸所在西南值漢入江處自單縣至東平沛于此會汶南值孟諸自東阿至長清沿沛東岸至齊河止沛折而東也北以岱岳為界爾雅中有岱岳五穀魚鹽生焉在今泰安縣北蓋自齊河始沛與營分界其東南為泰安岱岳至日照止海折而南也

燕曰幽州注自易水至北狄禹貢以幽州之地合于冀州職方云東北曰幽州正北曰并州爾雅無并州幽州兼有并州之地故下文云燕有昭余祁屬燕是為并合于幽之證并州之澤藪也殷以昭余祁屬燕是為并合于幽之證職方并州其浸涑易殷制合并于幽故易水在幽州境

內水經云易水出涿郡故安縣閭鄉西山周時幽州偏

于東北其正北則為并州殷以東北之地割屬營州則

幽州之境縮于東北而贏于正北鶴壽案幽州東以燕山為界括地志燕山

在漁陽縣東南蓋自遵化始燕山與沈分界自玉田至

文安虜沱河自此入海自大城至東鹿沿虜沱河北岸

及西岸至深澤止虜沱河折而北也南以昭余祁為界

爾雅燕有昭余祁郭璞注今鄆縣北九澤蓋自深澤始

虜沱河與冀分界自無極至孟縣沿虜沱河北岸自壽

陽至平遙西北值昭余祁至靈石止其南即冀州霍山

也西以燕京為界淮南子汾出燕京高誘注燕京在汾

陽蓋自靈石始與冀州霍山分界自介休至寧武沿汾

水東岸自神池至偏關止東值燕京也北以西隃為界

爾雅北隃雁門是也在今陽高縣西北自偏關至

遵化與夏

冀州同

齊曰營州注自岱東至海禹貢云海岱惟青州公羊疏

引鄭注云今青州界東自海西至岱東嶽曰岱山職方云正東曰青州夏周俱無營州釋文云爾雅營州為禹貢之青州矣營者蓋取營邱以為號博物志云營與青同海東有青邱齊有營邱豈是名乎說苑作齊曰青州是青即營也公羊疏引孫氏云自岱東至海郭注本孫炎書疏云青州之境非至海畔而已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也舜為十二州分青州為營州營州即遼東也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鶴壽案營州東北以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玕琪焉郭璞注醫無閭今在遠東蓋自撫寧始與沈州碣石分界自臨渝至廣寧據醫無閭西南與東北相望自開原至海城沿遼水東岸自蓋平至寧江沿勃海東岸越海至壽光止與寧海對

岸也東南以海隅為界爾雅齊有海隅郭璞注海濱廣斥自壽光至諸城與夏青州同西南以岱陰為界管子南至于岱陰言齊在岱岳之北蓋自諸城始海與徐分界自安邱至章邱西值岱陰至歷城止其南即岱岳也西北以泲南為界漢志泲南郡言郡在泲水之南蓋自歷城始泲與沈分界自章邱至樂安沿泲南岸越海至撫寧止與樂安對岸也

釋山五嶽有兩條後條為正

五嶽不知定始何時尚書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偽孔安國傳云岱宗泰山為四岳所宗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禮記王制文與舜典略同鄭但云岱宗東嶽餘皆無注而疏則據爾雅

釋山郭璞注詳言之與孔傳同并及中嶽嵩高其毛詩大雅崧高傳說四嶽亦與孔傳同而疏則引孝經鈞命決具說五嶽云東岳岱南岳衡西岳華北岳恒中岳崧高又言封禪書白虎通及王肅尚書注服虔左傳注杜預春秋釋例土地名竝同此蓋唐虞三代相承其為山既高大且于中國各案五方定位不可改移即後世西南二境日漸恢拓而究無以易衡華故數千年來不變然釋山有兩條其後一條正釋五嶽之名曰泰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霍山為南嶽恒山為北嶽嵩高為中嶽此節每句皆系以嶽字此為五嶽一定之正名說文山

部嶽字注亦云東岱南霍西華北恒中泰室王者巡守所至重文岳字注古文嶽觀此知嶽岳諸經互異實一字泰室即嵩高而南嶽不言衡言霍山則說文與釋山同者據王制疏推郭璞意以為衡山本有兩名一名霍山也說詳下文此說妙矣說文新附嵩字注中岳嵩高山也从山从高亦從松韋昭國語注云古通用崇字說文無嵩亦無崧而唐石經毛詩嵩高爾雅釋山嵩高作崧與嵩此唐人所改古皆作崇也鄭康成周禮春官大宗伯注說五嶽與偽孔書傳孝經鈞命決毛萇詩傳并王肅書注服虔左傳注皆同即與爾雅釋山郭璞注及說文

亦無不同其糾紛不可解者大司樂注說五嶽之數不數高高而有嶽山即禹貢導岍及岐之岍山一人之筆一經之注前後異解實費參求蓋因爾雅釋山別有前一條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五嶽取其四卻去嵩而易以嶽郭云嶽吳嶽即岍山也與大司樂連言五嶽四鎮相涉鄭遂用之又配以職方氏各州鎮山裝合配轉以說之賈公彥寡陋少發明惟崧高疏反覆圓融其說云大司樂云五嶽四鎮崩令去樂注云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山幽州之醫無閭山冀州之霍山

此與南嶽無涉

五岳岱在兗州衡在荆

州華在豫州岳在雍州恒在并州司樂宗伯同是周禮而司樂之注不數高高者蓋鄭有所案據更見異意也釋山發首云河南華河西岳河東岱河北恒江南衡陳此五山之名不復更言餘山雖不謂此五山為五嶽明有為嶽之理鄭緣此旨以司樂之文連言四鎮五岳并之正九當九州各取一山以充之而夏官職方氏九州皆云其山鎮曰某山每州舉其大者其文有岳山無崧高爾雅河西岳在五山之例取岳山與岱衡恒華為五岳之數以其餘四者為四鎮今司樂職方自相配足見一州之內最大山者其或崩圯王者當為之變容岳山

得從五嶽之祀故傳會爾雅職方之文以見此意非謂  
 五岳定名取岳山也其正名五嶽必取高高宗伯之注  
 是定解也此疏回護鄭注而仍歸五嶽正名精妙之至  
 學者宜詳玩之鶴壽案堯時止有四岳故設四岳之官  
 蓋以一人兼掌四岳之事若有五岳豈  
 有不同掌之而名其官為五岳者哉詩稱崧高維嶽毛  
 傳云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  
 西嶽華北嶽恒鄭箋亦止言四岳也至殷而始有五嶽  
 蓋豫州居天下之中湯都南薄在豫州北界今河南府偃師縣  
 商邱縣東南後遷西薄在豫州北界今河南府偃師縣  
 西南華山堯時本屬雍州殷時改屬豫州故爾雅云河  
 南華在豫州西界今同州府華陰縣南華山既在畿內  
 乃以為中岳而以河西之岍山為西嶽此五嶽之名所  
 由起王制云五嶽視三公是也周禮大宗伯  
 大司樂咸有五嶽之文蓋即釋山前一條之五嶽而非  
 後一條之五嶽邵氏爾雅正義雖未言五嶽緣起之由  
 而以前一條為爾雅正文後一條為後人附益其說甚

詳今不贅述何休習于漢儒之說  
 忘卻堯時無五岳故云還至嵩爾

何休公羊學引歲二月東巡守一條四岳下多還至嵩  
 如初禮六字

周禮職方氏賈疏非是

周禮夏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東南曰揚州  
 其山鎮曰會稽其澤藪曰具區其川三江其浸五湖正  
 南曰荊州其山鎮曰衡山其澤藪曰雲夢其川江漢其  
 浸潁湛河南曰豫州其山鎮曰崑山其澤藪曰圃田其  
 川滎雒其浸波澨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澤藪  
 曰望諸其川淮泗其浸沂沭河東曰兗州其山鎮曰岱

山其澤藪曰大野其川河沛其浸廬維正西曰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其澤藪曰獫狁其川河沛其浸菑時河內曰冀州其山鎮曰霍山其澤藪曰揚紆其川漳其浸汾潞正北曰并州其山鎮曰恒山其澤藪曰昭餘祁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涑易鄭注云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青州則徐州地也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疏曰云此州界揚荊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者不失本處雖得舊處猶有相侵入不得正故云略同若周之兗州于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于禹貢侵豫

州之地周之雍豫于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冀州于禹貢小于禹時冀州以其北有幽州并州故知也周之九州無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爾雅云兩河閒曰冀州河南曰豫州濟東曰徐州河西曰雍州漢南曰荊州江南曰揚州燕曰幽州濟河閒曰兗州齊曰營州詩譜曰雍梁荊豫徐揚之民咸被其化數不同者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亦與禹貢三代不同是以州名有異案職方注疏皆爲約略之詞與禹貢異同未嘗鑿指至于疏以禹貢爲堯舜法爾雅爲夏法詩譜爲殷法則大謬矣攷詩疏云爾雅九州之名

禹貢有梁青無幽營周禮有幽并無徐營孫炎以爾雅之文與禹貢不同于周禮又異故疑為殷制耳案以爾雅九州為殷制漢以後諸儒俱無異說惟賈公彥云禹貢所云堯舜法爾雅所云似夏法詩譜所云似殷法今知不然者鄭氏詩譜首言禹貢雍州故下文即以禹貢九州之名見天下三分之數賈氏不審發端禹貢二字遂疑為殷法雖述鄭譜實乖鄭義至以禹貢為唐虞法爾雅為夏法尤為無據

鶴壽案文王在殷時則三分有二當指殷六州言周書程興篇所謂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是也故賈氏遂以詩譜為殷法既以詩譜為殷法不得以爾雅為夏法禹貢為堯舜法矣

七國都

戰國七國之國都秦都鎬京即周武王故都今陝西省城西安府附郭長安縣齊都臨淄今縣屬山東青州府武王以營邱封太公為齊國其後獻公都臨淄皆在此案山東省志引史記太公始居營邱五世胡公靜遷薄姑子獻公山又遷臨淄似營邱距臨淄甚遠非一地今萊州濰縣亦有營邱城似為近之然漢地理志臨淄縣注城中有邱即營邱太公築邑于此或胡公遷他處而獻公復還故土如商家五徙厥居而盤庚復遷殷未可知也燕都即今京師順天府附郭大興縣楚都有五始

封在丹楊今江南太平寧國二府交界處始遷郢今湖北荊州府治江陵縣再遷都大約在今湖北襄陽府之東境為故樂鄉縣地而不可的知三遷陳今河南陳州府淮寧縣四遷壽春今江南鳳陽府壽州韓始都上黨今山西潞安府長治縣後遷新鄭因滅鄭遷都之今鄭州屬河南開封府趙都邯鄲今縣屬直隸廣平府魏始都安邑今為縣屬山西解州惠王遷都大梁今為河南省城開封府祥符縣鶴壽案營邱故城在今青州府昌樂縣東南五十里史記稱尚父封營邱萊侯來伐營邱邊萊則在昌樂也臨淄故城在今青州府臨淄縣北八里二都東西相去甚遠史記正義引輿地志云神歸縣東有丹陽城熊繹始封也在今宜昌府歸州東南七里水經江水注後漢王昌傳注通典

皆同此說先生以為在太平寧國二府交界是誤信漢志也史記稱昭王徙都郢都謂郢都今襄陽府宜城縣西南八十五里昭王城是也又熊麗封睢山之閒熊繹移枝江楚都不止五遷

梁敗于齊喪地于秦辱于楚

孟子梁惠王曰寡人東敗于齊西喪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趙岐無注朱子注云惠王三十年齊擊魏破其軍虜太子申十七年秦取魏少梁後魏又數獻地于秦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齊秦兩戰皆本之史記世家列傳鑿指其年可云確矣但十七年取少梁之前先有九年與秦戰少梁秦王文恪鑿刻誤作韓此蒙上文而誤今從汲古閣改正虜我將公孫座取龐此已喪地矣三十一年秦伐我秦將商



君詐我將軍公子卬而襲奪其軍破之秦東地至河安  
 邑近秦于是徙治大梁此是喪地于秦之正文其事不  
 但在十七年之後且并在二十年敗于齊之後并其所  
 以遷都大梁亦專為喪地于秦逼近之故朱子何不舉  
 及而言後魏又數獻地也徧檢魏世家秦本紀當惠王  
 時竝無獻地于秦事惟秦紀惠文王五年以後魏數獻  
 地于秦時梁惠王薨已久當在梁襄王時朱子誤記矣  
 若南辱于楚徧尋六國表楚魏世家當惠王時為楚宣  
 王威王不但絕無與魏爭戰并且無會盟往來事惟楚  
 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攻魏破之于襄陵得八邑時已

當梁襄王之十二年去惠王薨十三年矣此事亦見戰  
 國策高誘注云楚懷王時而朱子又誤以此入惠王口  
 中八邑國策作八城城即邑朱子誤作七邑其實辱于  
 楚不知為何事當闕疑或曰子數辨朱子誤將襄王事  
 入惠王口中抑知朱子從竹書紀年惠王再改元襄王  
 之年即惠王之年史記誤分屬襄王子之辨得毋誣朱  
 子乎予曰竹書紀年晉束皙偽誤何足徵信鶴壽案通鑑據杜預  
和嶠之說已移襄王之年于惠王矣  
朱子竝不誤何必仍舉舊說以較之

子平子曰昔者平昔來晉魯野阿又謂計  
 以平時惠王之年矣時為合國惠王于父轉對母適未  
 入惠王口中時味米于時竹言於平惠王再效天惠王  
 其不味為何事當聞時後曰于建轉米于時轉轉王事  
 中入子圖策於八海海鳴也米于時計大馬其實於于  
 國策高者出云焚野王却而米于天時以此入惠王口  
 蠅術編卷三十七終去惠王貴十三平矣此章衣貝理

